論　著

婦女、宣教護士與戰後臺灣醫療：以嘉義基督教醫院為例*

王秀雲**、姚維仁***

*　本文初稿曾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及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所主辦的「她們與公衛的距離：婦女與戰後台灣公共衛生，1950-1970 年代」研討會中報告（2022 年 9 月 24 日），在此感謝主辦單位及近代史研究所游鑑明教授與長庚大學張淑卿教授的邀請，以及評論人陽明交通大學郭文華教授的意見。本文的寫作過程中承蒙各方友人的慷慨協助，在此謹表謝意：嘉義基督教醫院王新台副院長、陳重光主任、李黛妮管理師、美國信義教會檔案館（Archives of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Joel Thoreson 先生、加拿大艾柏塔省檔案館（Provincial Archives of Alberta）Natalia Pietrzykowski 女士、長庚大學張淑卿教授及匹茲堡大學劉士永教授提供譚維義訪談紀錄、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吳冠儀、簡伊伶小姐及法律系黃宜姁與林宣瑩同學的協助。本文為「醫療志業的建構：以嘉義基督教醫院為例，1958-2010s」計畫部分成果，在此感謝戴德森基金會的經費補助。

收稿日期：2023 年 4 月 20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4 年 1 月 15 日。

**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人文暨社會醫學科教授

***　嘉義基督教醫院院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　　要

本文以嘉義基督教醫院及其宣教護士為例，將其置於戰後醫療史脈絡中，納入美國婦女教會網絡與來台宣教婦女（包括護士），分析其中的性別與醫療史意義。本文所使用的主要史料為現存於嘉義基督教醫院院史檔案。戰後的宣教醫療事業是戰後醫院醫療發展的一部分，外科尤為重要。在此脈絡下，婦女具有多層次的關鍵重要性。其一是源自十九世紀美國婦女的海外宣教運動傳統，不僅讓許多婦女踏上海外宣教之路，也讓在美國國內的婦女組織積極支持海外宣教活動，前者如嘉基歷史人物司榮寶、歷年宣教護士，後者如明尼蘇達州路德自由教會的婦女宣教聯盟（WMF）給予海外宣教的支持（包括醫療宣教）。其二是醫療活動中宣教護士的重要性。她們的專業訓練（尤其是開刀房護理訓練）、語言能力（與美國外科醫師溝通）、身為美國人孰悉在冷戰時期大量來自美國捐贈醫療物資，是醫院順利運作的重要人物。

關鍵詞：司榮寶、宣教護士、宣教醫療、嘉義基督教醫院、戰後臺灣醫療

前言

「馬西[戴德森]說嘉義基督教醫院是由女人所建立起來的。」[1]

——司榮寶（Joyce S. Ditmanson），1989

嘉義基督教醫院創辦人戴德森醫師（Marcy Ditmanson, 1919-2000）的這句話，出自戴夫人司榮寶（Joyce Stranks Ditmanson, 1927-2018）在 1988 年的口述史訪談。戴德森此語並不是客套話；無論是戴德森的醫學教育、差派、宣教護士、各種物資，乃至於嘉基建造的經費都得到信義教會相關婦女組織的支持。[2] 過去有關嘉義基督教醫院（以下簡稱嘉基）的歷史，無論是學術的或非學術的，大多以創辦人戴德森以及醫院的編年史爲主，較少關注宣教醫療史脈絡，也少見針對婦女與性別面向的討論。[3] 雖然戴德森的重要性無庸

1 原文為“Marcy says that women built the Chiayi Christian Hospital....” 出自“Joyce S. Ditmanson,” interviewed by Fern Gudmestad in March 1988, *American Lutheran Church Women in World Mission: An Oral History Project* (Division for Global Mission: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 1989).

2 「信義」為 Lutheran 之翻譯。台灣信義宗可追溯自 1920 時，由一群來自各國信義宗宣教組織在中國河南成立的 Lutheran Church of China——即基督教中華信義會——將 Lutheran 翻譯為信義。凡是已採用信義的名詞，本文均沿用，但若無既有中文翻譯者，一律翻譯成路德，例如：在美國的路德會相關組織。有關信義宗在中國的歷史介紹，參考謝宜靜，〈戴德森與早期嘉義基督教醫院發展之研究——以戴德森私人信函的史料為中心〉（嘉義：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7 月）。

3 基督教證主福音學會，《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嘉義：台灣信義會嘉義基督教醫院，1997）。謝宜靜，〈戴德森與早期嘉義基督教醫院發展之研究〉。

置疑，但聚焦於個人事蹟的歷史容易忽略嘉基誕生前後的多重面貌，尤其是宣教醫療活動中女性的重要性。事實上，自戴德森與司榮寶輾轉於 1958 年抵達嘉義開始宣教醫療工作起，宣教護士即是其中的重要人物，護士也是嘉基歷年的主要人力。戴德森夫人司榮寶本身即具開刀房助手訓練，初期亦擔任戴德森宣教醫療工作的助手。本文將嘉義基督教醫院置於戰後醫療史脈絡中，納入美國教會網絡（及部分歐洲信義差會網絡）與來臺宣教婦女（包括護士、志工），分析其中的性別與醫療史意義，呼應戴德森的洞見。

由美國路德會（American Lutheran Church, ALC）差派的宣教醫師戴德森及其夫人司榮寶於 1957 年 7 月抵臺灣，初期於花蓮門諾醫院服務。1958 年戴德森全家轉至嘉義，即在住家進行宣教醫療工作。同年於台灣信義差會（Taiwan Lutheran Mission）年會上向差會及其他支持的差會（挪威、丹麥、芬蘭）提出建立醫院與巡迴醫療的計畫並獲支持。[4] 1961 年創立嘉義信義會診所，並於 1962 年 6 月完成 30 床的醫院建築，開始收住院病人，正式命名爲嘉義基督教醫院。1968 年嘉基擴充爲 100 床的醫院，同年成立董事會，確立其經費由台灣信義會以及信義會中國地區顧問委員會（Lutheran China Advisory Committee）支持，[5] 1975 年結束

[4] 「Marcy Ditmanson, "Proposed Lutheran Hospital and Mobile Clinic, Chiayi, Taiwan"（1958 年 7 月 26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1-0001。

[5] 嘉義基督教醫院初期的治理較為鬆散，大致上由台灣信義差會台南區委員會主責，由美國路德自由會、ALC 的海外宣教部（下有中國顧問委員會）、台灣信義會差會支持。之後，一方面因美國各路德會的重組合併（附表 3），另一方面，台灣信義會差會主席柏維廉（Herman W. Bly, 1900-1985）與戴德森於 1967 年 2 月間開始討論嘉基的治理機

國外援助，成爲自給自足醫院（135 床）。由歷年醫院報告可知，嘉基提供收費的醫療服務，但針對貧者則不收費。[6] 在此歷程中，嘉基的形象從初期的「美國仔病院」（或阿兜醫院）漸漸蛻變爲「嘉義基督教醫院」，成爲一家獨立自主的臺灣醫院。[7]

制。信中提到董尚勇（1925-2000）建議嘉基應組成董事會，並由董事會直接對中國顧問委員會負責。參考「Bly 致戴德森信函（1967 年 2 月 7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無法辨識。嘉義基督教醫院章程於 1968 年 9 月 10 日訂定，1973 年 6 月 26 日修改；換言之，1968 年前，嘉基由路德自由會支持，之後章程明訂其經費來源是台灣信義差會以及中國地區顧問委員會（China Advisory Committee, CAC）。路德自由會是路德會之一，而「中國地區顧問委員會」則是路德會下世界差會部門的委員會。

6 例如：1964 年的報告顯示，藥物收入為臺幣 468,264.00 元，掛號費收入為 78,970.00 元，X 光收入為 79,760.00 元；來自台灣信義差會的補助為 556,000.00 元；當年度餘款為 1,546.00 元。「John Krarup, "Hospital and Mobile Clinic Financial Report, 1965"」，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院史檔案〉，檔號 CCH-02-01-003。戴德森給美國友人的信件中也會提及需要資金用以支付貧者的費用，例如：「戴德森致 Mrs. Thompson（1968 年 4 月 23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院史檔案〉，檔號 DIT-05-03-0167。

7 此為倪安華醫師（Andre Jon Nelson, 1941-）於嘉基五十週年院慶（2008 年 4 月 24 日）之演講內容，參見倪安華，〈一位美籍醫生看 1968-1971 年的嘉義基督教醫院〉，嘉義基督教醫院，http://www.cych.org.tw/cychweb/cych2/messenger_show.aspx?p_id=363（2020 年 12 月 9 日檢索）。關於結束外援經費，參蔡淑娟，《踏在愛的第二里路：嘉義基督教醫院 60 年愛的傳承》（嘉義：台灣信義會嘉義基督教醫院，2018），頁 283。在人事方面，1979 年由於林捷苑（James Lin, 1928-）醫師離去，戴德森暫為代理院長，由孔澤仁（Gerald P. Kramer, 1942-）代理醫院行政工作。戴德森於 1982 年退休返美，最後一位女執事宣教護士畢淑慎（Susan Elaine Pearson, 1960-）於 1986 年返美，最後一位宣教護士傅珍珠（Margaret Friberg, 1919-1993）於 1988 年離開。至此，嘉基在各方面逐漸脫離美國人醫院的形象。從宣教的角度來看，這是宣教事業的部份成功；從醫療史來看，則象徵醫院的在地化。

1958 至 1986 間來到嘉基的宣教護士，前後共有 25 位。初期的護士來自各國信義會差會，包括丹麥、芬蘭、挪威及美國，停留的時間長短不一，較長者長達 20 年。除了前述提到本身即具開刀房助手訓練的司榮寶之外，最早的護士是借調自門諾醫院的魏海蓮（Helen Willms Bergen，1925-2003, 服務時間：1959 年 9 月至 12 月），接著是丹麥（DMS）的貝珍光（Gerda Bech，1911-1978，服務時間：1960 年 1 至 3 月）、挪威柯洛克（Astrid Kråkenes，1908-1986，服務時間：1960 年 3 月至次年 3 月、1962[?]-1966）、芬蘭任蒂（Terttu Rönty，1932-2020，服務時間：1961 年 4 月起至 Kråkenes 返回）、美國武素（Joanne Wussow，1934-，服務時間：1966-1968）。[8] 其中服務時間最長的是傅珍珠（Margaret Friberg，1919-1993，服務時間：1968-1987）。嘉基於 1962 年與美國明尼蘇達州路德會女執事醫院（Lutheran Deaconess Hospital）簽約（a formal and fraternal relationship），[9] 每年由美國路德差會提供獎學金 2000 元美金給女執事醫院護理學校 1 名畢業生至嘉基服務兩年。[10] 此項計畫自第一位護士高路得（Ruth Gochnauer, 1940-2018）於 1964 年抵達起，持續至 1986 年畢淑慎（Susan Pearson, 1960-）返美爲止，共有 16 位宣教護士先後來臺。[11]

---

8 Marcy Ditmanson, "The Chiayi Lutheran Clinic: An Historical Resume," in Taiwan Lutheran Mission, *Ten Years in Taiwan: The Lutheran Story* (Taiwan: Taiwan Lutheran Mission, 1961).

9 信義會（或翻譯作路德教會）女執事醫院（Lutheran Deaconess Hospital）後成為 Fairview Community Hospitals 之一，皆屬於信義教會。

10 「Proposal Regarding Relationship to Taiwan Hospital」，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145。

11 1964-1986 年間，女執事會派遣之護士依時間順序為：高路得、Virginia

透過分析嘉基建立的背景歷程、宣教護士差派的脈絡與其工作內容，我們可以了解女性在醫療宣教活動中的重要性，尤其與戰後醫療發展密切相關。現有關於護士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累積，如：張淑卿的研究國際援助對護理教育的影響；[12] Fairman 與 D’Antonio 的研究，指出將護理（護士與護理工作）納入臨床的醫療史，將使我們對於醫療史的認識跳脫「偉大的醫師」（Great Physician）之框架，深入了解醫療實作內容。[13] 本文希望能夠將宣教護士放在冷戰結

Utke（1943-2019）、施愛蓮（Elaine Snustad, 1944-）、Sharon Hanson（1945-）、柯凱倫（Karen Christensen Hoar, 1947-）、杜路安（LoAnn Dohal Lundby, 1948-）、葛（Celeste Grage Shefland, 1951-）、莫琳達（Linda Murphy Moulder, 1947-）、吳台麗（Debby Opal Holm, 1952-）、侯仙蒂（Cynthia Haug Eshelman, 1953-）、魏戴美（Debra Weichman Taylor ）、葉珍美（Jean Oehlke Clark, 1955-）、柯白蕊（Barbara Kriel Wang, 1954-）、施蓮如（Naomi Seeger Evans, 1953-）、邵惠熹（Gloria Jean Sauck, 1954-）、畢淑慎。除了 Ruth Gochnauer 已過世之外，其他仍在世。《踏在愛的第二里路》一書中將高路得的抵達年度誤作 1962 年，但根據戴德森的報告，應為 1964 年 2 月，請見「Marcy Ditmanson, “Chiayi Christian Hospital and Mobile Clinic, Report for 1964”（頁 2）」，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CCH-02-01-0003；蔡淑娟，《踏在愛的第二里路》，頁 281。

12 張淑卿，〈世界衛生組織與 1950 年代臺灣護理專業之發展〉，《國史館館刊》，期 56（2018 年 6 月），頁 43-96；張淑卿，〈傳教護理在臺灣：以埔基護校與門諾護校為例，1945-1970s〉，收入黃文江等編，《變局下的西潮》（香港：建道神學院，2015），頁 337-356；張淑卿，〈美式護理在臺灣：國際援助與大學護理教育的開端〉，《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8（2010 年 12 月），頁 125-173；張淑卿，〈臺灣護士形象的源起與建構：以《護士季刊》為案例的分析〉，《長庚人文社會學報》，卷 8 期 2（2015 年 10 月），頁 257-299。

13 Julie Fairman and Patricia D’Antonio, “Reimagining Nursing’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linical Practi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63:4 (March 2008), pp. 435-446.

構、醫療宣教與醫院醫療發展三者交織的脈絡下來理解其中的女性角色與性別意涵，尤其是護理工作之於醫院醫療的重要性。同時，透過戰後醫療宣教史的探究，或能改變以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爲主的研究現況。[14]

爲了脈絡化嘉基的案例，在此先說明戰後宣教醫療的背景與特徵，包括戰後由中國遷移來臺的宣教事業、信義差會的特色、戰後醫療「現代化」的趨勢。這個背景有兩層意義──在宣教事業的面向，19 世紀下半開始的美國婦女宣教運動持續到 20 世紀，該運動支持海外宣教活動，嘉基無論在人力或物質資源上都受惠於這個婦女傳統。其次，戰後醫療「現代化」，朝向醫院醫療的發展，以外科爲主的醫療內容、醫院的分工、對於醫療水準的追求，均使得受過西方專業訓練的護士成爲關鍵的人物。

一、帶著中國經驗進入冷戰

14 有關戴德森與嘉義基督教醫院的相關歷史有：謝宜靜，〈戴德森與早期嘉義基督教醫院發展之研究〉、林宗達，〈基督教與戰後臺灣地方社會之互動（1949-2014）──以嘉義信義宗教會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年 7 月）、李黛妮，〈從「Preaching and Healing」到「Archiving and Revealing」──講述一卷老電影的重生與靈光〉（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6 月）等，還有嘉基的紀念文集《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60 周年的專書《踏在愛的第二里路》，以及梁妃儀等，《戰後嘉義醫療發展簡史》（臺北：記憶工程，2004）的部分章節。謝宜靜以戴德森醫師的書信為主要材料，勾勒嘉基早期的歷史；此論文合併了戴德森的傳記與嘉基的簡史，歷史脈絡較為單薄，甚少討論差派來臺的護士。

19 世紀的中國曾是美國海外宣教最大的宣教地，加上來自各國各教派的宣教士，儼然形成相當龐大的宣教群體。1860 年代至 1920 年代間是美國婦女宣教運動最興盛的時期，許多虔誠的婦女紛紛立志至海外宣教或是在國內參與各種支持宣教的活動，到了 20 世紀下半期，婦女宣教運動雖不若之前興盛，但這個傳統仍持續不斷地支持海外宣教工作。[15]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冷戰序幕的揭開及隨後中共的驅趕，在中國的宣教組織紛紛轉到臺灣或是他國（如：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繼續宣教工作。[16] 根據世界展望會雜誌（*World Vision Magazine*）1965 年的報導，1949 年之後，

---

15 有關 19 世紀西洋傳道至中國的背景，參考 William R. Hutchison, *Errand to the World: American Protestant Thought and Foreign Miss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關於美國女性海外宣教的歷史，參考 Patricia R. Hill, *The World Their Household: The American Woman's Foreign Mission Movement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1870-192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5)。有關美國女宣教到中國的研究，參考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關於女宣教醫師，參考 Hsiu-Yun Wang, "Stranger Bodies: Women, Gender, and Missionary Medicine in China, 1870s-1930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003)；王秀雲，〈不就男醫：清末民初的傳道醫學中的性別身體政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9（2008 年 3 月），頁 29-66。

16 轉至日本的例子可參考 Kate Allen and John E. Ingulsrud, *The Norwegian-American Lutheran Experience in 1950s Japan: Stepping up to the Cold War Challenge*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16)。轉至馬來西亞的例子可參考 Allen McClymont, "Collaboration, Christian Mission and Contextualisation: Th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in West Malaysia from 1952 to 1977" (Ph.D. Dissertation, Kingston University, 2021)。

共有 60 個差會，共 500 個新教（protestant）宣教士來臺宣教。[17] 無論是花蓮門諾醫院、嘉義基督教醫院、屏東基督教醫院、恆春基督教醫院，或是台東基督教醫院，[18] 均爲原在中國被迫遷到臺灣的差會所建立，美國國內的支持也隨之轉爲支持臺灣宣教活動。

戰後來臺的宣教士多具有中國經歷或是嚮往至中國宣教。例如：彰化基督教醫院的蘭大弼（David Landsborough, 1914-2009）醫師、挪威籍紀歐惠醫師（Alfhild Jensen Gislefoss, 1918-2010）、徐賓諾牧師（Bjarne Gislefoss,

---

17 “Globe at a Glance,” *World Vision Magazine* (Pasadena), 9:6 (June 1965), p. 19. 又根據 *Taiwan Today*，1948 年在中國的新教徒宣教士有 4000 多人，“Protestantism Serves the Nation,” *Taiwan Today* (Tai-pei), 1 May 1962, https://taiwantoday.tw/news.php?unit=20,29,35,45&post=26258 (2022 年 2 月 21 日檢索)。

18 門諾醫院始於 1947 年由孫雅各（James Ira Dickson, 1900-1967）至上海邀請門諾會中央委員會派醫療團隊至花蓮而成立的山地巡迴醫療工作隊。屏東基督教醫院為基督教行道會（Evangelical Covenant Church）美國差會所創立，該會於 1890 年代起在湖北宣教；初期為芬蘭籍的宣教士醫師白信德（Signe Berg, 1909-1979）開啟，之後由挪威宣教士創立。福音派行道會（總部在美國芝加哥）源自於路德派（即信義會）瑞典移民與瑞典路德會分開而成立的教派；1958-1968 年之間由挪威協力會（Norwegian Mission Alliance）宣教士 Margot Aarstaf, Oddvar Aarstaf 宣教士夫婦服務，之後也有美國宣教士參與。賈佩芳編輯，《醫療傳愛無國界，屏基感恩五十年——屏東基督教醫院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屏東：屏東基督教醫院，2003）。台東基督教醫院創院醫師譚維義（Frank Dennis, 1929-）於 1969 年接受協同會的邀請來臺；協同會（The 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於 1890 年代至中國東北宣教，於 1951 年來臺。有關台東基督教醫院史，見 Frank Dennis,〈Interview Transcript—Dr. Frank Dennis, the Founding Superintendent of Taitung Christian Hospital〉,Google Play, https://play.google.com/store/books/details?id=SW2uEAAAQBAJ&pli= (accessed June 15, 2023)。

1923-2022）、[19] 蘇超生牧師（Arnulf Solvoll, 1908-2001）、[20] 嘉基護理長傅珍珠，[21] 皆具中國經歷。戴德森出生於中國河南，父母（Frederick and Emma Ditmanson）皆爲當地的宣教士，司榮寶的父母亦是在河南的澳洲宣教士。[22] 對中國的嚮往是許多至中國的宣教士之共同點。1940 年，21 歲的戴德森在寫給燕京大學博晨光（Lucius C. Porter, 1880-1958）的入學申請信中即表示，「中國對我有很大的魅力」（“China holds a tremendous fascination for me”），並表示他最大的志向就是深入了解中國，因此希望能進入燕京研究中國歷史。[23] 嘉基的志工倪傑（Judd Nelson，1913-1982，人稱 uncle）對於東方（當時稱亞洲爲 the orient）也有特殊的情懷，他曾說：「1974 年一如往常，我因嚮往東方而寂寞（“In 1974 as always I got lonesome for the Orient….”）。」這是他到嘉義的重要動力。[24] 還有，門諾醫院的宣教護士魏海蓮自幼即立志要到

---

19 鄧相揚，《愛在福爾摩莎》（臺中：晨星出版社，2003）。

20 〈創辦人故事〉，屏東縣私立基督教伯大尼之家，https://www.bethany-pt.org/brand.php?lid=1016111611_4S10NY3W8&sid=1020072714_3419C5876（2022 年 2 月 5 日檢索）。

21 George F. Hall, “The Missionary Spirit in the Augustana Church (1984),” Augustana Historical Society Publications, https://digitalcommons.augustana.edu/ahsbooks/11 (accessed March 8, 2022).

22 Frederick Ditmanson and Arthur S. Olson, *They Carry On: Past and Present Experiences, and Future Needs and Hopes of the Lutheran Free Church Mission in China* (Minneapolis: Lutheran Board of Missions, 1944).

23 「戴德森致博晨光（Lucius C. Porter）函（1940 年 1 月 8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2-01-003。

24 「Dear Friends（1975 年 6 月）」，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MIS-02-01-001。原文難以適切地譯成中文，或可譯為「因著對東方的嚮往而感到寂寞」。

中國當宣教護士，1949 後因無法到中國，教會轉而派她到花蓮（當時視臺灣爲中國的省分），加入原在中國的門諾會所建立的門諾醫院。[25] 魏海蓮與 19 世紀眾多的女宣教士有著共同的嚮往——到中國當宣教士。[26]

宣教士的中國經驗還包括了語言能力與中國認同。戴德森、司榮寶及傅珍珠皆能說中文，司榮寶甚至說中文是她的第一語言（"Chinese is my first language."）。[27] 他們之中也不乏具有鮮明的中國認同者，如司榮寶自稱自己是個中國孩子（"I was a Chinese child."），稱戴德森則是「馬西自己是個中國人」（"Marcy is Chinese himself."），或「中國人認爲戴德森是個中國人，但是有美國鼻子。我覺得他有一顆中國心。」（"The Chinese say he is Chinese but has an American nose. I think he has a Chinese heart."）。[28] 當嘉基志工倪傑得知自己罹患肝癌時，他甚至說「肝癌是中國人的疾病，我很

---

[25] Patrician Siemens, "Oral History of a Transculture [sic] Nurse—Helen Willms Bergen (24 February 1995)," Canada, Provincial Archives of Alberta, 檔號 PAA aarn-2197. 筆者感謝艾柏塔省檔案館館員 Natalia Pietrzykowski 女士提供此份口述歷史訪談紀錄以及訪談錄音檔。

[26] 參考 Hsiu-Yun Wang, "Stranger Bodies", Chapter 2.

[27] 戴德森、司榮寶、傅珍珠三人皆曾經歷過中國的戰亂，並曾羈留於濰縣集中營兩年，參考"Joyce S. Ditmanson," interviewed by Fern Gudmestad in 1988, American Lutheran Church Women in World Mission: An Oral History Project；嘉義基督教醫院，〈把愛與生命獻給異邦子民的阿嬤：傅珍珠女士〉，收入臺灣省政府社會處編輯，《十步芳草光輝錄》（南投縣中興新村：臺灣省政府社會處，1988），輯 6，頁 105-108。

[28] "Joyce S. Ditmanson," interviewed by Fern Gudmestad in 1988, American Lutheran Church Women in World Mission: An Oral History Project. "I was a Chinese child.," p. 2; "Marcy is Chinese himself…I think he has a Chinese heart.," p. 8.

欣慰我會死於中國人的疾病。」[29]

宣教士不僅帶著中國情懷遷移至臺灣，也持續原來宣教的資源網絡，這從戴德森書信往返的人士與其所在地點可知。戴德森被差派到臺灣背後重要的助力是路德會的 Peder Konsterlie（1890-1979），[30] 司榮寶稱 Konsterlie 是戴德森「具友誼的叔叔」（friendship uncle），[31] 他與戴德森一家人同樣都是出自河南時期的信義會差會，也皆爲 Augsburg College 校友（附表 1）。[32] 張淑卿有關世衛組織於戰後推動工作的研究，也注意到類似的情形；由於世界衛生組織派用具中國經驗的宣教護士利瑪（Helena Reimer, 1905-1993）擔任護理專家，來臺改善護理專業，利瑪因具教會人脈而得到郝曼遜（亦稱和爲貴 Hildur Hermanson, 1901-1992）協助。郝曼遜爲加拿大籍，於 1932 年由加拿大長老教會婦女海外差會

29 「陳重光特助專訪前醫療副院長 Dr. Andre Nelson（2000 年 1 月 22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MIS-04-01-009。

30 Konsterlie 是 1946-1960 間 Lutheran Board of Missions（of the Lutheran Free Church）的主席。參考 Women's Mission Federation, *Be Urgent 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 (Minneapolis: Women's Mission Federation, 1961)，以及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 *Report of the Fifty-Fi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Foreign Mission Boards in Canada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4-7, 1949)* (New York: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 1949), p.126.

31 "Joyce S. Ditmanson," interviewed by Fern Gudmestad in 1988, American Lutheran Church Women in World Mission: An Oral History Project, p. 6.

32 又如倪安華醫師在中國河南出生，父（Russell E. Nelson）亦為宣教士（附表 1）。參見中華民國第 11 屆醫療奉獻獎推薦表及「Russell E. Nelson 檔案」，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MIS-04-01-007。

（Women’s Missionary Society）派到臺灣馬偕醫院服務。[33]

遷臺初期的宣教組織，就如遷臺初期的國府，期望重返中國大陸，而將臺灣視爲暫時的據點，因此差會初期對醫療宣教的態度相當消極。白寶珠（Marjorie Bly, 1919-2008）在 1959 年信義差會的報告中即指出：信義差會對於醫療工作並不積極，其原因除了經費問題之外，還有差會視在臺灣的工作爲暫時的，並不打算在臺灣投入太多，以便日後可輕易返回大陸。[34] 到了 1960 年代，雖然重返中國的希望渺茫，但由於基督教會仍對於以醫院爲主的醫療宣教有所保留，故影響了其對嘉基的支持，包括人事聘任（以節省經費）。

在冷戰結構下，由中國遷移至臺灣的基督教差會也成爲反共陣營的一員。1949 年的北美海外宣教年會中，有「基督教觀點下的共產主義之宣教政策」（Missionary Policy in the Christian Approach to Communism）之場次，其中有 3 篇文章，包括神學研究者 Matthew Spinka（1890-1972）從基督教

33 張淑卿，〈美式護理在臺灣〉，《近代中國婦女史》，期 18，頁 141。Sonya Grypma 有關 1935-1947 年間加拿大護理宣教士在中國的文章，也注意到戰後宣教護士參與聯合國下的（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救濟或是發展工作，其中也論及 Hildur Hermanson。Sonya Grypma, “Neither Angels of Mercy nor Foreign Devils: Revisioning Canadian Missionary Nurses in China, 1935-1947,” *Nursing History Review* 12:1 (January 2004), pp. 97-119. 張文稱郝曼遜曾至中國，與歷史紀錄有出入。有關 Hildur Hermanson 的生平，參考 http://adonaldmacleod.com/china/hildur-hermanson-rn-miss-clean/?fbclid=IwAR3XKMR0k63VUCeR-fRMKeYW4nAAWYZG9KO24hileRWEKyEM6ePWduaEtnc（2023 年 10 月 25 日檢索）。

34 「Marjorie Bly, “Medical Report,” Taiwan Lutheran Mission（1955 年）」，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院史檔案〉，檔號 CCH-02-03-0001。

立場批評共產主義的文章，他反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認爲人不能僅靠麵包而活，而強調精神靈魂的重要性。[35] 1959 年 7 月 31 日甫卸任駐美大使的董顯光（1887-1971）以「假如我是臺灣的宣教士，我將致力的方向爲何？」爲題受邀於在日月潭舉行的臺灣宣教會議演講；除了稱讚醫療宣教工作之外，他強調基督教反共：「對我而言，共產主義是上帝的敵人。……我們在中華民國有個亞洲的歷史任務需要完成，這個任務會提高整個自由世界的安全」。[36] 根據 Sween 的研究，董顯光演講的政治背景是美國國家基督教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the U.S.A., NCCCUSA）建議美國政府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容許其進入聯合國，國府遂企圖利用保守的基督教組織進行反共。[37]

冷戰對峙的並不僅止於理念或意識形態，還包括各種資源、技術、人員的移動。冷戰時期臺灣接受美國與國際組織

---

35 Matthew Spinka, "A Christian Critique of Communism," in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 *Report of the Fifty-fi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Foreign Mission Boards in Cananda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4-7, 1949)* (New York: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 1949), pp. 31-35.

36 "If I were a missionary in Taiwan, for what would I strive?" 見「An Address by Mr. Hollington K. Tong（董顯光）at the Missionary Conference at the Sun Moon Lake Hotel on July 31, 1959」，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院史檔案〉，檔號 CCH-02-03-003。此演講內容隨後刊登於基督教雜誌：Hollington Tong, "If I were a Missionary," *Christianity Today* (Wheaton) 5:3 (November 1960), pp. 93-95。

37 蘇慕理（Maurie Sween），〈基督教宣教士和台灣國民政府早期的政治意圖（Christian Missionaries and the Political Agenda in Early Nationalist Taiwan）〉，《台灣神學論刊》，期 32（2010 年 12 月），頁 135-153。

的援助，包括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基督教組織的救濟。例如：1954 年由美國基督教國際救濟會（Church World Service）和美國路德救濟會（Lutheran World Relief）聯合組成的台灣基督教福利會（Taiwan Christian Service），運用美援物資在臺灣從事救濟工作。[38] 又如：1963 年美國海軍非官方的 U.S. Navy Project Handclasp 計畫，提供免費運送美國國內各界捐贈物資至國外的服務，而這樣的服務訊息也透過基督教管道傳達給宣教組織。[39] 此外，嘉基的建立過程中能獲得許多的援助，也是受惠於戴德森的美國人身分及美國路德會的網絡。例如：透過戴德森的聯繫，美軍不僅協助八七水災救災，也提供經費與物資。又如：嘉基 1967 年的報告中提到，來自駐嘉義及臺南美軍的經費支助，減輕不少小兒痲痺醫療運作的經費壓力。[40] 事實上，美軍顧問團招待所亦鄰近嘉基所在地，位於今民權路、忠孝路與共和路。[41] 這些都是嘉基

38 台灣基督教福利會（Taiwan Christian Service, TCS）的 4 項救濟工作為：家庭食物供給，直接將美國政府過多糧食提供給由台灣政府認定需要者約 90 萬人；機構食物供給，提供美國政府過多的糧食以及教會捐贈的糧食給 303 個機構與糧食站；協助提供職業訓練（縫紉中心以及山地農民訓練）；社會服務，如：青少年問題等。Taiwan Christian Service, *Taiwan Christian Service Letter*, No. 1 (Taipei: Taiwan Christian Service, ND)。從內容提到颱風救災可推測大約為 1960 年代初。

39 有關美國海軍海外救濟物資運輸服務，見「Theodore P. Fricke 致 Marcy Ditmanson 信函（1963 年 5 月 29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123。世界展望會所出版的雜誌亦刊載此項服務，參見 “Operation Handclasp,” *World Vision Magazine* (Pasadena) 5:4 (April 1961), p. 2。

40 1967 年呈給信義差會中國顧問委員會（China Advisory Committee）之報告，見「Chiayi Christian Hospital Report（1966 年）」，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院史檔案〉，檔號 CCH-02-01-005。

41 宣教護士 Debby Holm, Barbara Wang 於筆者拜訪明尼蘇達期間告知嘉

早期能穩定發展的重要條件，而嘉基並非特例，類似的例子如：同時期的孫理蓮（Lillian R. Dickson, 1901-1983）與長老教會，也獲得不少的資源。[42]

嘉義基督教醫院所屬的信義差會在中國時期即由多國差會組成，包括芬蘭、挪威、丹麥及美國，[43] 此組成並延續至戰後，[44] 由這四個國家的差會所派遣的宣教士，除了戴德森醫師（美籍）之外，還有丹麥貝珍光、挪威柯洛克、芬蘭任蒂護士、芬蘭閔克難藥師（Esco Esko Mikkola, 1928-2003）與閔露雅（Irja Mikkola, 1932-2023）夫婦、美籍外科醫師葛銳之（Dr. Robert Gruys, 1917-2000）、美籍小兒科醫師倪安

基與昔日美軍顧問團招待所鄰近（1.9 公里），互有往來，他們可使用招待所的游泳池。有關嘉義美軍顧問團招待所（現為嘉義後備指揮部）之考察，參考江榮森、臧汀生編《嘉義采風》（嘉義：財團法人嘉義市二二八紀念文教基金會，2013），頁 164。

42 孫理蓮不僅善於募款，也獲得世界展望會的支持而促成埔里基督教醫院以及護校的成立。有關孫理蓮的研究，參見李貞德，〈從師母到女宣──孫理蓮在戰後臺灣的醫療傳道經驗〉，《新史學》，卷 16 期 2（2005 年 6 月），頁 95-156。

43 在 19 世紀下半至 20 世紀初之間，路得差會來自歐洲各國及美洲（德國、挪威、丹麥、芬蘭及美國），於 1920 之後整合為 Lutheran Church of China。Delbert Anderson, "Lutheran Mission in the China Area: Giving and Receiving," *Currents in Theology and Mission* 41:2 (April 2014), p. 87.

44 1951 年美國宣教士提議各國信義差會聯合到臺灣宣教，加入者包括奧古斯坦拿差會（Augustana Mission）、聯合信義差會（Lutheran Union Mission, LUM）、瑞美遵道會（Lutheran Brethren Mission, LBM）、自由信義差會（Lutheran Board of Mission）、挪威信義差會（Norwegian Lutheran Mission NLM）、挪威差會（Norwegian Missionary Society, NMS）、挪威福音自由信義會（Norwegian Lutheran Free Church, NLF）、丹麥信義差會（Danish Lutheran Mission, DLM）及芬蘭差會（Finnish Missionary Society, DMS）。林宗達，〈基督教與戰後臺灣地方社會之互動（1949-2014）〉，頁 31-32。

華（Andre Nelson, 1941-）、美籍護士傅珍珠、美國志工倪傑（附表 1）、女執事醫院護校畢業生（附表 2）等。同樣是由信義差會宣教士所創立的恆春基督教醫院也有類似的特徵。[45] 這一點與其他來自單一國家差會的傳道醫療（如：北部馬偕、南部新樓）有所不同。因此嘉基能獲得來自美國以外的路德會組織資源之挹注，例如：1966 年，當嘉基計畫由原本的 30 床擴建為 80 床時，美金 35,00 元經費即是來自瑞士的路德會組織 Lutherhjaelpen。[46]

宣教組織之間也形成互助網絡，彼此提供、借調或引介人力，例如：戴德森初抵臺灣時，即借調於花蓮門諾醫院，[47] 日後戴德森也自門諾、恆春借調宣教護士，如：魏海蓮即是借調自門諾；或是聘用門諾、埔里基督教醫院護校畢業生，[48] 如：1967 年埔里基督教醫院護校的原住民畢業生汪朝麗

45 佚名，〈走過恆基三十年〉，《恆基院訊》（屏東），期 40（2009 年 10 月），頁 5-19；Delbert Anderson, “Lutheran Mission in the China Area: Giving and Receiving,” *Currents in Theology and Mission* 41:2 (April 2014), pp. 85-95。

46 「戴德森致 Lutherhjaelpen 信函（1966 年 5 月 20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院史檔案〉，檔號 DIT-05-03-0151。嘉基隨後於 1967 再次獲得瑞士 Lutherhjaelpen 及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共美金 30,128 元，協助醫院擴建。請見「Marcy Ditmanson 致 Robert K. Knutson 信函（1967 年 5 月 27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院史檔案〉，檔號 DIT-05-03-0157。

47 根據司榮寶的說法，戴德森初抵臺灣時，台灣信義差會並不支持醫療宣教，也未給予明確的任務，以至於戴德森只好暫時在門諾醫院工作。“Joyce S. Ditmanson,” interviewed by Fern Gudmestad in 1988, American Lutheran Church Women in World Mission: An Oral History Project.

48 有關埔基與門諾護校的歷史，請參考張淑卿，〈傳教護理在臺灣〉，收入《變局下的西潮》，頁 337-356。

（1948-），畢業後立即由校長林保華（Barbara Jean Neath, 1925-2003）親自陪同到嘉基任職，自此展開長達 30 多年在嘉基的工作。[49] 戴德森也支援花蓮門諾、台東基督教醫院及屏東基督教醫院的小兒痲痺（脊椎側彎）手術。[50] 又如來自芬蘭的藥師閔克難，不僅支援屏東基督教醫院建立藥劑室，後來也成爲該院的院長。[51]

二、戰後以醫院為主的醫療發展：備配與標準

本節將護士的重要性放在戰後醫院醫療脈絡下來討論，包括對於醫療照護標準的追求，如：外科爲主所需的開刀房助手以及護理（皆須專業訓練）。此時臺灣相當缺乏具專業訓練的護士，因此嘉基設立初期即不斷請求宣教護士的差派。

在嘉基創立之前的醞釀期，雖然台灣信義差會對醫療工作有所保留，但參與漢生病（痲瘋）調查的宣教護士白寶珠基於她在臺灣所看到的醫療問題，以及醫療工作對於打開宣教之門的益助，極力提議發展醫療工作，並且請求差派宣教

49 期間汪朝麗因醫院評鑑而面臨學歷不足無法擔任督導的困境，之後獲得戴德森夫婦以及婦女組織的協助而赴美進修取得學位。見汪朝麗，〈嘉基賜給我最寶貴的人生經歷〉，《嘉基護理特刊》，無期數（2019 年 1 月），頁 19-22。

50 有關小兒痲痺病患生活經驗研究，參考張淑卿，〈復健、輔具與臺灣小兒痲痺病患生活經驗（1950s-70s）〉，《臺灣史研究》，卷 20 期 2（2013 年 6 月），頁 125-176。

51 「Marjorie Bly, “Taiwan Lutheran Mission Medical Report, 1955”」，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院史檔案〉，檔號 CCH-02-01-001。

醫師與護士。她在 1955 年的報告中提出 3 點建議：一、提議美國路德差會明確回應是否要差派當時正在實習的戴德森到臺灣；[52] 二、向美國路德會護理公會（National Lutheran Nurses Guild）請求派遣一位受過訓練的護士到臺灣 3 年；三、信義差會成立醫療委員會，統籌醫療宣教工作。[53] 從這些建議中，可見護士的重要性。1955 年前後幾年間，無論是在美國的 Konsterlie 或是在宣教地的白寶珠，都直接或間接地推動在臺灣的醫療宣教。戴德森於 1957 年抵達臺灣時，先在門諾醫院服務（當時差會對於他要如何進行醫療宣教態度不明），隨後進行環島調查，並於 1958 年提出計畫申請成立醫院，在計畫中規劃醫院配置專業訓練的宣教護士。[54]

戴德森如何說明設立醫院的必要性？他於 1958 年在設立醫院與巡迴診所的建議計劃書中指出：依據他先前的環島

52 戴德森與白寶珠皆出自信義差會的宣教家庭，戴德森於 1919 年 3 月出生於河南確山縣，同年 5 月白寶珠出生於河南雞公山，兩地相距約 148 公里。兩家庭均來自明尼蘇達州，一個在 Burnsville，一個在 North Field，相距約 45 公里。白寶珠於 St. Olaf-Fairview Hospital 接受護理教育，Fairview Hospital 是之後提供畢業生給嘉基的機構，兩人同屬明尼蘇達-河南-信義會-Fairview 社群網絡。

53 「Marjorie Bly, “Taiwan Lutheran Mission Medical Report, 1955”」，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院史檔案〉，檔號 CCH-02-01-001。

54 此規劃書中，人力需求與費用分配如下：中國醫師 1 名，月薪臺幣 2000 元（美金 660 元）；技術人員 1 名，月薪臺幣 1000 元（美金 330 元）；中國護士六名，月薪臺幣 400 元（美金 130 元）；行政人員 1 名，月薪臺幣 800 元（美金 260 元）；廚師 1 名，月薪臺幣 400 元（美金 130 元）；門房 1 名，月薪臺幣 400 元（美金 130 元）；洗衣婦 1 名月薪臺幣 400 元（美金 130 元）。從此結構可見臺灣在地護士的薪資與其他非專業人士經費相同。「Marcy Ditmanson, “Proposed Lutheran Hospital and Mobile Clinic, Chiayi, Taiwan, 1958”」，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院史檔案〉，檔號 DIT-05-01-001。

調查，嘉義北港一帶幾乎百分之百的居民患有砂眼、高比例的肺結核、寄生蟲、貧血、營養不良及維他命缺乏、骨髓炎、痲瘋等，而鄉間卻幾乎無醫療設施，因爲大部分的開業醫院都在鐵路沿線。他認爲一般居民因貧窮無法負擔到城裡就醫的費用，而且居民關於疾病的認知充滿迷信，故而，沒有醫院，不只醫治病人困難，若遇到傳染性疾病，居民也無法保護病人的家人免於染病。[55] 一篇登於 Lutheran Messenger 的婦女差會聯盟（Women's Missionary Federation）專欄文章，引用司榮寶所描述的病人故事來說明這樣的情況：

> 上週馬西到北港去病人家裡看病。這個家只有一個房間，大概是 8x10 尺，病人躺在地上的草蓆上，診斷是結核性腦膜炎末期。最糟糕的是這個房間裡還有病人的太太、他的父母及兩個小孩。醫生甚麼事也不能做，既無法幫他也無法避免他的家人被傳染。馬西多麼希望有個小醫院！當天病人的佛教徒父母找了兩個巫師來作法，第二天病人就死了。[56]

無論是戴德森的報告或是司榮寶的故事均強化宣教醫療的必要性，而此時醫療著重外科，手術、X 光、各種檢驗技術則是必要配備，醫院醫療是重要的模式。戰後的宣教組織，包括門諾、嘉基、屏基、恆基及東基陸續開啓宣教醫療工作時，雖然都有鄉村巡迴醫療，但大致上是朝醫院醫療的

---

55 「Marcy Ditmanson, "Proposed Lutheran Hospital and Mobile Clinic, Chiayi, Taiwan, 1958"」，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院史檔案〉，檔號 DIT-05-01-001。

56 Mrs. Martin J. Olson, "Women's Missionary Federation: Doctor Ditmanson's Medical Ministry," *Lutheran Messenger* (Minneapolis), 19 April 1960, pp. 10-11.

方向邁進。[57] 無論是門諾、嘉基、東基或屏基的宣教醫療，均由外科醫師所建立，顯見外科之於醫院醫療的重要性。[58] 現代醫院建立在近代科學醫學的發展（包括細菌病原說的應用、消毒技術、麻醉等）上，這個歷史發展，史家 Charles Rosenberg 稱爲現代醫院的興起。[59] Rosenberg 也指出護理在現代醫院興起歷程中的重要性，護理工作同時經歷專業化的轉化，即減少內務工作如：打掃清潔，而以照顧病人爲主，伴隨而來的是專業教育的強化，臨床工作成爲護理的主要工作。[60]

57 薄柔纜（Roland Brown, 1926-2019）醫師於 1954 年到花蓮（門諾），參見薄柔纜著，賴佑哲譯，《微聲盼望：薄柔纜醫師獻身花蓮偏鄉醫療四十年》（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2014）。畢嘉士（Olav Bjørgaas, 1926-2019, 挪威協力會）於 1954 到臺灣（屏基），參見 Bjørn Jarle Sørheim-Queseth 著，Vibeche Standal Dart 英譯，陳妙香、楊秀花譯，《奇醫恩典：台灣之友挪威醫生畢嘉士》（臺北：天下雜誌出版，2013）。恆春基督教醫院則源自於 1956 年來到恆春的芬蘭信義會宣教士田美恩神學家（Elma Aaltonen, 1913-1998）、白光明牧師（Päivö Parviainen, 1912-2015）、王為義牧師（Toivo Koskikallio, 1889-1967）、李佩華老師（Elna Vihervaara, 1895-不詳），護士任蒂則於 1958 年抵達，並於 1961 年至嘉基支援。參見鄭一光、吳麗菁編輯，蘇宗溫英譯，《落山風中的情與愛：恆春基督教醫院宣教紀念特刊（1956-2002）》（屏東：恆春基督教醫院，2002）。麻醉醫師紀歐惠（Alfhild Jensen Gislefoss, 1918-2010）於 1962 來臺（埔基），參考鄧相揚，《愛在福爾摩莎》，頁 188。

58 謝緯也於 1951 赴美進修外科 3 年，雖然此行的緣由不明，或許是希望學習臺灣所無法學到的新技術或訓練，但至少可見外科在此時的重要性。參考謝緯，《謝緯日記》（臺南：新樓書房，2001），頁 3。

59 Charles Rosenberg, *The Care of Strangers: The Rise of America's Hospital Syste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

60 以美國為例，現代醫院體制大約於 1880-1920 年代之間形成，醫院成為醫師專業生涯發展的主要場所，且醫院收容貧病者的角色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強調科學與治療。醫師們的行醫模式也由過去到病人家中

醫院醫療意味著複雜分工──各科醫師、護士、麻醉醫師、麻醉護士、藥師、醫檢師、復健人員等。[61] 嘉基醫療宣教人員也大致依循這樣的專業分工。例如：閔克難藥師自製藥品（可能也是因應當時藥品缺乏與昂貴問題）；戴德森在成立信義會診所初期，即聘用醫檢師林慶和，並透過基督徒網絡，將林慶和送到臺大醫院董大成（1916-2008，也是基督徒）處接受生化技術與 X 光訓練，以求檢驗工作與時俱進。[62] 此外，醫院建築設計及儀器設備，例如：各種醫療儀器（X 光）、開刀房設置與儀器配備、消毒設備（autoclave）、病床等，也是必備基礎建設，在戴德森寫給信義教會的信件中，病床數往往是重要的指標。[63] 這些工作的內容大都需要訓練有素的護士執行或協助──護士在開刀房裡協助開

的往診，逐漸轉移到醫院中，Rosenberg 稱此歷史為醫院的醫療化，以及醫療的醫院化。Charles Rosenberg, *The Care of Strangers*, p. 346.

61 1960 年代初期的嘉基，即初具醫院規模，有內科、外科（3 個醫師）及來自芬蘭差會的 Dr. Inkeri Saloheimo（1910-2009）女婦產科醫師。麻醉醫師白肯諾（Dr. Boyce）於 1970 年到嘉基，短期支援，〈嘉基歷史微風〉，嘉義基督教醫院，https://www.cych.org.tw/cych/50/main10-1.html（2021 年 10 月 5 日檢索）。Saloheimo 來臺之前在非洲宣教，參見附表 1；Veijo Notkola, Ian M. Timaeus, and Harri Siiskonen, "Mortality Transition in the Ovamboland Region of Namibia, 1930-1990," *Population Studies* 54:2 (July 2000), pp. 153-167，此文作者針對非洲的工作訪談 Saloheimo。

62 1959 年醫療委員會決議請林慶和在完成實驗室訓練之後，繼續在臺大接受 X 光訓練 2-3 個月。「Medical Committee Meeting （1959 年 10 月 18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CCH-02-05-0004。

63 「戴德森致 Lutherhjaelpen、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信函（1966 年 5 月 20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無法辨識。信中提到正在興建中的醫院建築將使得原有 30 床的規模擴增到 80 床。

刀，有時在無麻醉醫師的情形下承擔麻醉工作，術後則提供護理照護（nursing care）。（詳見第三節）

醫療科技的發展使得醫療工作者相當重視跟上時代的腳步，也就是高標準的重視，宣教醫療也不例外。在嘉義信義會診所剛成立的第二年，台灣信義差會醫療委員會主席 Myles Efteland（1926-2005）認爲診所的開始並不順利，吸引病人有困難。對此，委員會認爲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嘉義省立醫院也約於同時完成（按：應爲設備更新而非新設立）並獲得美援慷慨挹注經費（"with the generous help of U.S. Aid Funds"），因此認爲嘉基若要與其競爭，則需要提高品質，尤其需要一位外科醫師。此外，委員會認爲，女執事會醫院的計畫，包括針對疑難雜症的專業意見諮詢、醫療物資的購買、短期人員交換以及護士支援等，將有助於改善問題。[64]

從戴德森規劃醫院需兩名宣教醫師與兩名宣教護士可以看出其對於設備與標準的追求。戴德森認爲本地的麻醉師訓練皆經驗均不足，不會使用 Sodium Pentothal，因此他希望能從國外找到適合的麻醉人員。[65] 然而，在宣教醫師與護士均須從歐美招募的情形之下，難度不低。1960 年代美國正值醫師荒，國內已缺醫師的情形之下，且薪資遠高過宣教醫師，要找願意到設備不如美國的地方服務者更難。在戴德森第一次返回美國休假之前，鄧倫（Lester Dahlen, 1917-2012）

64 「Myles Efteland, "1962 Report of the T.L.M. Medical Committee"」，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CCH-02-05-0009。

65 此為麻醉藥品，當時在國外已普遍使用。「Ditmanson 致 Mrs. Thompson 信函（1968 年 4 月 23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167。

與戴德森多次討論替代人選。[66] 鄧倫曾聯繫數位人選，其中包括 Wallace I. Nelson 醫師。當鄧倫詢問他到嘉基的意願時，Nelson 的主要考量是嘉基是否人員、設備齊全，以便他能進行大手術，如此才能人盡其才。不令人意外地，這位 Nelson 醫師之後並沒有到嘉基。[67]

經費短缺而設備老舊，也引起其他醫療工作者的不滿。例如：1971 年 John Kerr 牧師（1936-2022）於路德會雜誌《路德婦女》（*Lutheran Women*）上刊登了一篇關於嘉基的報導（可能是爲了募款），其中大幅轉述了外科醫師葛銳之（Dr. Robert Irving Gruys, 1917-2000）的抱怨。報導中，葛對於嘉基的設備感到非常失望：

> 我們不能只是放一個十字架在醫院的建築上，醫院的設備必須要夠好。
>
> 沒有設備、沒有輔助醫療人員，甚至沒有麻醉師。安德魯（倪安華）目前協助麻醉，但是在他來之前，我們只能用乙醚，因為沒有人會使用其他麻醉藥。X 光機已經 25 或 35 年了，手術臺令人難以置信地無法正常運作，麻醉機一下開一下關，心電圖（EKG）則是通常無法使用的。[68]

---

66 譚維義（後來創立台東基督教醫院）也曾經是替代人選之一，鄧倫的信函中提到譚維義即將到臺灣學習語言（1961 年 10 月 29 日），並且提議在他完成語言課程之後，到嘉基替代即將回美的戴德森。不過，後來此計畫並未實現。「Dahlen 致差會相關同仁函（1961 年 11 月 27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069。

67 「Dahlen 致 Ditmanson 信函（1962 年 3 月 29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084。

68 John S. Kerr, "Telling Good News in Good Health," *Lutheran Women*

此外，John Kerr 的報導也指出小兒痲痺病童沒有復健治療師（therapist）可以協助他們。整體而言，無論是醫療人員或是設備，嘉基都未能達到美國醫院的水準，而沒有治療師的小兒痲痺兒童則令報導者 Kerr 感到悲傷（“I felt very sad.”）。[69] 不過，事實上，嘉基自 1965 年 6 月底開始即聘有物理治療技術員。[70]

同樣地，巡迴醫療也有配備問題。在上述 John Kerr 具募款意涵的同篇報導，Kerr 這樣形容嘉基的巡迴醫療車：

> 在醫療車裡面唯一的配備是聽診器以及次要的實驗室設備，因此所能提供的服務僅限於給藥、糞便與尿液檢查，以及催促病人到醫院去。很多農人對於到醫院去很遲疑，因為他們缺乏信任與資訊。有一位女士因扭傷腿被告知要到醫院去開刀。她之前摔斷腿，但是放著讓它自己好，結果她現在跛腳了。[71]

醫院與巡迴診所需要相當的物質條件。在戴德森 1958 年所提的申請書中，內容包括嘉義北港地區的醫療需求評估、土地與設備（美金 26,800 元），及人力配置。人力需求，除宣教醫師與護士之外，規劃中國（臺灣）醫師 1 名、技術員 1 名、藥師 1 名、護士 6 名、業務管理 1 名、廚師 1 名、工友 1 名、洗衣婦 1 名，每年營運經費爲美金 7,000 元。信

(Philadelphia) 9:4 (April 1971), p. 17.

69 John S. Kerr, “Telling Good News in Good Health,” *Lutheran Women* 9:4, p.17.

70 1965 年 6 月 30 日，物理治療技術員謝麗珠到職，參見基督教證主福音學會，《戴德森》，頁 74。

71 John S. Kerr, “Telling Good News in Good Health,” *Lutheran Women* 9:4, p. 19.

義差會的醫療宣教在此之前僅有兩位宣教護士白寶珠以及貝珍光在澎湖從事痲瘋工作（與 Taiwan Leprosy Relief Association 合作）。[72]

醫院醫療昂貴，且所需經費逐年增加，因此美國路德差會、台灣信義差會與嘉基之間時常在經費上意見相左。1958 年計劃書中的每年營運經費需求爲美金 7,000 元（不含宣教士薪水及土地、醫院建築與設備），到了 1973 年的預算爲美金 13,000 元。[73] 嘉基初期（1968 年之前）是由路德自由教會（Lutheran Free Church, LFC）所支持。[74] 美國路德差會方面對於女執事會醫院與嘉基所提出的護校畢業生嘉基獎學金（稱臺灣獎學金，由女執事醫院護校提供每人每年美金 1000 元作爲旅費及零用金），亦即差派護校畢業生到嘉基擔任宣教護士，有疑慮。1963 年美國路德世界差會部門主任鄧倫致函給台灣信義會柏維廉（Herman W. Bly, 1900-1985），希望釐清宣教護士的主責單位，認爲此事若爲女執事醫院與嘉基之間的協定，那麼這些護校畢業生並非差會所派的宣教護士，差會頂多提供協助。言下之意，差會並不提供護士所需的經費。鄧倫在信中也針對嘉基聘用 Mr. Krarup（John Aage Krarup, 1905-?）有所質疑，由於其身分並非宣教士，

72 「Marcy Ditmanson, “Proposed Lutheran Hospital and Mobile Clinic, Chiayi, Taiwan: A Report with Recommendations to the 1958 Annual Conference of Taiwan Lutheran Mission and Its Supporting Mission Boards”」，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1-001。

73 除營運經費之外，1973、1974、1975 還有人力及各種設備的請求。

74 Marcy Ditmanson, “The Chiayi Lutheran Clinic” in *Ten Years in Taiwan*, p. 144; Women’s Missionary Federation, *Be Urgent 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 p. 33，也提到嘉基主要經費來自路德自由會。

差會認爲該職務可由臺灣人擔任，以節省經費。從美國路德差會的角度來看，兩者都涉及到身分認定以及連帶所需的經費，他們對於嘉基的作法與所需經費均有所保留。[75] 在人事經費方面，由於宣教護士的薪資遠低於宣教醫師，臺灣的護士薪資又低於美國護士，美國護校畢業生的經費則由女執事醫院負擔，顯然護校畢業生是降低營運經費很重要的一環。由此看來，護校畢業生對於嘉基的意義，不僅在於她們所具備的專業訓練，也有助於節省經費。

不令人意外地，在經費上，差會與嘉基之間因爲立場的不同而屢有緊張關係，最嚴重的一次是 1969 年底的評鑑爭議。當時美國信義會差會面對嘉基爲更新設備而請求經費協助，聘請顧問 James C. McGilvray 針對醫院進行評估。評估報告（英文）內容批評「醫院雇用太多的外籍員工」（當時聘有 6 位）、佔床率太低（45%）、不應該擴張爲 100 床、每 24 小時照顧 1 個病人的成本太高（美金 4.47 元），地理

75 「Lester Dahlen 致 Herman W. Bly 信函（1963 年 5 月 16 日）」，嘉義基督教院藏，〈嘉義基督教院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124。柏維廉回函表示之前鄧倫曾允諾若該計畫通過，護士的相關費用將納入美國路德會所提供的經費。信中也討論了嘉基的營運經費，當時為 6,900 美金，並且因為收治小兒麻痺病患，而希望提高 2,000 元。「Herman Bly 致 Lester Dahlen 信函（1963 年 5 月 23 日）」，嘉義基督教院藏，〈嘉義基督教院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122。關於經費的問題持續浮現，包括蓋醫院初期、宣教護士的差派、醫院增床購買設備等，也是 McGilvray 1969 年報告的重點之一。嘉基的營運花費到 1965 為臺幣 1,889, 199.90 元，大約為美金 47,230 元，顯示醫院成長快速，其中薪資為臺幣 797,324 元，約美金 19,933 元。「Chiayi Christian Hospital, Hospital and Mobile Clinic Financial Report（1965）」，嘉義基督教院藏，〈嘉義基督教院醫院檔案〉，檔號 CCH-02-01-0004。

位置不佳等，並認爲嘉基的設立自始即是個錯誤的決定，因此建議「停止巡迴醫療及小兒痲痺的計畫」及其他協助。針對這個報告，倪安華執筆抗辯信（英文）並由 8 位員工署名，包括張一正院長、葛銳之、林捷苑、倪安華、黃宗川、柯約翰、閔克難、傅珍珠，信中針對該報告逐一反駁[76]，最後終於獲得信義差會的支持。[77] McGilvary 的報告或許顯得太過績效導向，激起了宣教士們的不滿，故他們爲文從基督教精神批評強調統計數字的問題，認爲上帝「將自己從我們所引以爲傲的醫治統計數字脫離，他絕不會用自立（self-support）作爲評價的依據」。[78] 世界基督教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此時正熱烈討論醫療宣教議題，對於醫院醫療（歸爲三級醫療）有所保留，而傾向投入於初級照護

76 筆者於 2024 年 2 月份赴美拜訪倪安華醫師夫婦，得知抗辯信的撰寫者是倪安華醫師，雖然倪於公開場合稱此信是集體寫成。他們同時保有 McGilvray 1969 年的報告以及嘉基的抗辯信。2024 年 2 月 10 日上午拜訪於倪寓（Lino Lakes, Minnesota, USA）。

77 這份評鑑報告未見於嘉基現存館藏檔案中，因此報告的內容主要來自相關人士的轉述，尤其是倪安華醫師。經筆者之一詢問 Archives of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 的 Joel Thoreson 先生，他搜尋後，未見該報告（2023 年 10 月 17-21 日電子郵件通訊）。倪安華，〈一位美籍醫生看 1968-1971 年的嘉義基督教醫院〉，嘉義基督教醫院網站，http://www.cych.org.tw/cychweb/cych2/messenger_show.aspx?p_id=363（2020 年 12 月 9 日檢索）。

78 「Author Unknown,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in An Evaluation of Christian Medical Work”（年份不詳）」，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9-01-0017。從上下文可以判斷，此文即可能是針對 1969 年的評鑑報告的反駁，因文中回應的是 Advisory Study Report 以及統計數字、自給自主（self-support）。經筆者詢問戴德森長子 Gordon Ditmanson 有關此份文件的作者，他根據文筆推測可能是白寶珠（2024 年 2 月 12 日電郵）。

（如：公共衛生、衛生教育與預防醫學）的工作，身爲基督教醫療委員會（Christian Medical Commission, CMC） 主席的 McGilvary 正是這個趨勢的核心人物。[79]

事實上，宣教醫療的巡迴醫療即包括初級照護的工作。無論是嘉基、門諾、東基、屏基或是恆基，都有巡迴醫療車至鄉間提供醫療照護並宣教。[80] 巡迴醫療即包括公共衛生工作，這也是爲何戴德森在請求差派護士時均強調人選需具有公共衛生護理的訓練，呼應前述他在 1958 年的調查報告提到的雲嘉居民患有砂眼、高比例之肺結核、寄生蟲、貧血、營養不良及維他命缺乏、骨髓炎及痲瘋等情形。當時宣教醫護也都注意到因營養不良而造成的深層肌肉膿腫，包括戴德森及花蓮門諾的魏海蓮。[81] 還有，如前述，嘉基醫療工作也納入小兒麻痺預防注射，戴德森也曾負責嘉義、臺南的漢生

79 世界基督教協會（World Christian Council）於 1968 年成立基督教醫療委員會（Christian Medical Commission, CMC），McGilvary 正是 CMC 的主席。James McGilvray, "The Church and Health: Reflections and Possibilities," *Contact* (a bimonthly publication of the Christian Medical Commission,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81 (October 1984), pp. 2-11。世界衛生組織於 1970 年代的初級照護策略取向即是參考基督教組織的經驗，參考 Socrates Litsios, "The Christian Medical Commis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Primary Health Care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4:11 (November 2004), pp. 1884-1893.

80 門諾的巡迴醫療始於 1948 年，恆春基督教醫院（1956-1979 年為診所）始於 1956 年，嘉義信義會的巡迴醫療則始於 1958 年。

81 "Patrician Siemens, 'Oral History of a Transculture [sic] Nurse—Helen Willms Bergen' (24 February 1995)," Canada, Provincial Archives of Alberta, PAA aarn-2197; Marcy Ditmanson, "Medical Evangelism Among the Tsou Aboriginals," *Lutheran Messenger* (Minneapolis), 12 June 1962.

醫療照護。[82] 最後，還有信義差會的宣教護士白寶珠，自 1955 年起即到澎湖從事漢生病患的照護工作。[83]

戴德森如此描述他到阿里山鄒族部落的工作：

> ……隨後我進行了簡單的公衛演講，並以靈性的應用作為結尾。我強調如果這些人多用神給的免費的水（附近的泉水）並且花一點錢買肥皂，他們可以預防很多疾病，並且長期來看可省很多錢。[84]

戴德森到臺灣前，差會內部曾討論戴德森是否加入蔣宋美齡（1898-2003）婦女祈禱會的巡迴醫療車（Woman's League Prayers Mobile Clinic），[85] 或是路德世界服務會（Lutheran World Service）的巡迴醫療，顯示差會對於鄉村

---

82 「戴德森致鄧倫信函（1968 年 1 月 27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院史檔案〉，檔號 DIT-05-03-0163。信中說明他因為家庭因素難以接受鄧倫的建議延後返美休假，且他的工作包含醫療與行政，其中包括管理嘉義痲瘋診所及各種委員會，如：嘉義盲人中心委員會、嘉義聾啞委員會等，因此務必找到替代他的人力。

83 除了白寶珠之外，其他從事初級照護工作的宣教護士還有與白寶珠一起在澎湖照顧漢生病患的安麗家（Ann Walker, 1924-?）、臺南特別皮膚科診所的林鄧璐德（Ruth Duncan, 1921-2015），及彰化皮膚門診的貝珍光。參考 Anne Walker, *Crumbs of Bread* (Christchurch: Private Publication, 2008)；梁妃儀、陳怡霈、蔡篤堅主編，《漢生病照顧者人物傳》（臺北：行政院衛生署，2008）。可惜《漢生病照顧者人物傳》部分內容有誤，如白寶珠的基本資訊，關於林鄧璐德的描述也僅有一段。

84 Marcy Ditmanson, "Medical Evangelism Among the Tsou Aboriginals," *Lutheran Messenger*, June 1962, pp.12-13.

85 除了巡迴醫療的重要性之外，此例也顯示蔣宋美齡與基督教組織的關係。有關中華婦女祈禱會，參考查時傑，〈再探中華婦女祈禱會——臺灣一個從事軍中傳教工作的組織〉，《浸神學刊》，期 13（2015 年 10 月），頁 27-40。

醫療的重視。[86] 1960 年代，嘉基的巡迴醫療車每週有 4 天至鄉間服務。根據戴德森的統計，1965 年間，醫院住院病人有 477 人，鄉間的巡迴醫療則提供 44,162 人的診療。[87] 然而，巡迴醫療到第十年（即 1968 年），所需要的經費已增加到「不能長期負擔」，所以自當年 2 月份開始提高掛號費後，雖仍然免收藥費，但病人顯著減少。[88] 隨著醫院的發展，巡迴醫療相形邊緣。至於巡迴醫療（含公衛）爲何邊緣？從嘉基的案例可以初步推測可能是經費問題——醫院的模式較易收支平衡，相較之下，偏鄉巡迴醫療的對象主要是貧民，通常收取較低的掛號費與藥費，或免費（即所謂的 charity cases）。[89]

戴德森向信義差會請求差派宣教護士的書信中，也都是基於公衛與醫療工作需求，提到當時臺灣面臨肺結核、小兒麻痺、漢生病（當時稱痲瘋）、寄生蟲等問題，且嘉基也負擔漢生病（痲瘋）的醫療照護工作。[90] 無論如何，不管是偏

86 「Lester Dahlen 致 P. Konsterlie 信函（1956 年 2 月 7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4-01-0003。

87 「戴德森致 Lutherhjaelpen、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信函（1966 年 5 月 20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150。

88 巡迴醫療自此減少人力，並提高掛號費。「嘉義基督教醫院 1968 年報告（1969 年 1 月 25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院史檔案〉，檔號 CCH-02-01-0007。報告指出佔床率為 45%。

89 「張一正，嘉義基督教醫院報告（1968 年）」，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CCH-02-01-0007。

90 戴德森於 1959 年的報告中感謝門諾會將 Helen Willms 借給嘉基。Marcy Ditmanson,” Chiayi Lutheran Clinic 1959 Conference Report,” 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院史檔案〉，檔號 CCH-02-01-0002。「L. Bjorsvik 函戴德森有關挪威差會護士 Astrid Kråkenes 至嘉義服務（1959 年 10 月 20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

鄉巡迴醫療公共衛生或是臨床照護，都需要護士；醫院醫療的住院病人需要照護，外科手術需要麻醉、消毒與助手，巡迴醫療需要助手以及進行衛生教育，這些都是護士的工作。

三、宣教護士：醫療現代化與公共衛生

如前述，戰後來臺的宣教醫療以醫院爲主，而護士是醫院醫療的重要基礎建設。如 John Watt 所言，護理專業在近代中國的發展是西式現代化的產物，19 世紀末女宣教士所引進的護理正是醫院模式的護理。第一位到中國（1884）的宣教護士是 Elizabeth McKechnie（1845-1939），她在美國 Female Medical College of Pennsylvania 接受護理教育，是南丁格爾（1820-1910）護理改革運動的產物，強調護理訓練及醫院管理改革與環境的改善。[91]

戰後初期臺灣不僅缺乏合格的護士，護理工作也未專業化。前述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來臺的加拿大

教醫院院史檔案〉，檔號 DIT-05-03-0145。「戴德森函 David Vikner 建議差派 Janet S. Reinbrecht 到嘉義（1961 年 9 月 7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062；「David Vikner 回函不支持 Janet S. Reinbrecht 到嘉義（1961 年 9 月 19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064；「戴德森函 Dr. T. Saarilahti 感謝芬蘭差會借調護士任蒂至嘉基（1961 年 10 月 20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066。其中，致 Dr. T. Saarilahti 的信中也提到為維持高效率與高標準，至少需要三位護士。

91 John Watt, "Breaking into Public Service: Th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in Modern China, 1870-1949," *Nursing History Review* 12 (January 2004), pp. 67-96.

護士利瑪（Helena Reimer, 1905-1993）如此描述當時的護理：

> 台灣護士是技術人員與女僕的混合，在我所看到的詳盡護理課程表裡，沒有一門護理照護（nursing care）的課程。截至目前為止，在我所訪視的醫院裡，我沒看到任何一家提供護理照護。這裡的護士把時間花在幫醫師倒茶或是打針。在一家有 200 床以及 20 個實習醫師的醫院，護士卻做所有門診注射工作。這些護士不僅不識字，而且被視為是勞力工作者。有的護理課程中有一門叫做精神價值（Spiritual Values）的課，內容主要是要護士服從醫師及其他上司。[92]

由於本地專業護士短缺，宣教醫院初期所配置的有執照護士均來自國外。例如：門諾醫院初建立時，3 位具執照的護士均來自國外（其中之一是魏海蓮），以及 6 名僅具初淺訓練的護理助理。[93]

如前一節提到的，戰後醫療宣教士非常希望嘉基無論在設備、藥物、工具、人員知識訓練等均能達到當時歐美的水準，而來自歐美訓練有素的宣教護士是確保醫院符合標準的方式。戴德森在創立嘉義基督教醫院時，即規劃兩名宣教護士。1962 年 4 月，醫院落成的前兩月，他在給鄧倫的信提到：

> 在早期階段若能有幾名宣教人員在此，以使醫院有好的開始的意義重大。我的想法是建立有效率的組織和紀律，並堅持高標準的清潔、整潔（neat）和護理。

---

92 Helena Reimer, "Letters from Near and Far," *The Canadian Nurse* 42:10 (October 1946), pp. 899-900.

93 Patrician Siemens, "Oral History of a Transculture [sic] Nurse—Helen Willms Bergen (24 February 1995)," Canada, Provincial Archives of Alberta, PAA aarn-2197. 本段在"Nursing in Paradise"小節。

> 台灣的護士、助手和其他人員是本地的醫院所培訓的，但他們的訓練未達這樣的標準。[94]

司榮寶提到宣教護士時也特別強調她們的重要性——臺灣缺乏訓練有素的護士，而來自美國的宣教護士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尤其是她們受過非常嚴謹的消毒技術訓練，[95] 由此可知具西方護理訓練的護士對於宣教醫療機構的重要性。不過，實際上，這些護士到嘉義基督教醫院之後，所負擔的工作種類非常多，包括開刀房工作、公共衛生工作、整理來自國外的物資，甚至駕駛救護車。[96] 戴德森如此描述女執事醫院護校的第一位護士高路得：「她主要的工作是開刀房，協助所有的手術。其他時間她協助藥局給藥或是在病房或門診幫忙。」[97] 工作範圍涵蓋多面。

差派宣教護士也跟差派醫師一樣不容易。一方面，此時美國也有護士短缺的問題，[98] 護校畢業生容易就業，且收入

---

94 「Marcy Ditmanson 致 Lester Dahlen 信函（1962 年 4 月 14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088。

95 “Joyce S. Ditmanson,” interviewed by Fern Gudmestad in 1988, American Lutheran Church Women in World Mission: An Oral History Project.

96 在以私人開車作主要移動方式的美國，駕車是相當普遍的能力。1960 年代美國具駕駛執照者約 40% 為婦女。參考 Margaret Walsh, “Gendering Mobility: Women, Work and Auto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y* 93:3 (July 2008), pp. 376-395。

97 「Marcy Ditmanson 致 Lester Dahlen 信函（1964 年 5 月 14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136。

98 根據 Jean C. Whelan 的研究，1930 到 1960 年代之間，美國面臨嚴重的護理人力短缺。參考 Jean C. Whelan, “Where Did All the Nurses Go?,” Penn Nursing, https://www.nursing.upenn.edu/nhhc/workforce-issues/where-did-all-the-nurses-go/ (accessed October 9, 2012)。

比起擔任宣教護士高很多。[99] 另一方面，宣教護士幾乎皆是年輕單身女性，因爲已婚女性的差派勢必增加費用。[100] 1962 年，鄧倫致戴德森的信件中提到一位可能的人選 Carol Presteng 小姐，雖然是教會的教徒且從護校（St. Lukes School of Nursing）畢業，具備資格，但她似乎與某位教會男士交往中，甚至可能會結婚，如果結婚就會讓差派的情況變得複雜或不可行；此外，她也未受過公共衛生或麻醉的訓練。[101]

在這樣的背景下，嘉基與女執事醫院簽約可解決差派護士困難的問題。剛畢業的年輕護士，一方面沒有家庭，另外一方面較有可能不計較薪資多寡，且來臺灣是短期服務，故意願較高。女執事計畫所差派的護士，年齡大多在 18-25 之間（參見附表 2）。對這些年輕女性而言，到遙遠的東方也是一種探險。耐人尋味的是，雖然戴德森一再強調護士具備訓練的重要性，但在書信中他通常稱護士爲女孩（girls），包括當時已經 34 歲的護理主任武素，彷彿她們就是一般年輕女孩。[102]

---

99 例如：畢淑慎提到當年在美國工作與到臺灣當宣教護士的薪水差異是每個月 2200 元與 300 元之別。她當年來臺前因為簽證遲遲不通過，在等待期間她的同學紛紛建議她趕快去找工作。楊玫蓉訪，沈育娟譯，〈走過嘉基歷史的心情告白──Susan 專訪〉，《嘉基護理雜誌》，試刊號（1997 年 6 月），頁 40-43。

100 高路得於第二次到嘉基期間訂婚，因此她於 1968 年 4 月份到達，9 月份即離開。「高路得致教會友人（Friends in Christ）（1968 年 6 月）」，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170。

101 「Lester Dahlen 致 Ditmanson 信函（1962 年 3 月 29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084。

102 另一位為 Sharon Hanson（當時負責開刀房與補給室）。「Ditmanson 致 Mrs. Gordon Thompson （Fargo North Dakota）信函（1968 年 4 月 23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如前述，眾多戰後的宣教醫師皆爲外科醫師，也都陸續成立醫院，而訓練有素的助手是開刀房必備的人力。戴德森於 1968 年返美學習骨科及脊椎與下肢義肢矯正手術，於 1974 年返回嘉義之後，加入以屏基爲主的脊椎側彎手術工作，爲許多小兒麻痺病患開刀。臺灣的小兒麻痺疫情始於 1950 年代中期，嘉義基督教醫院自 1963 年起收治小兒麻痺病患住院治療，隨後並於 1967 年成立艾佛遜小兒麻痺中心，收治小兒麻痺病患，提供醫療與復健。[103] 自戴德森返臺後至退休之間（1974-1981），他總共進行了 700 多例脊椎側彎手術。此外，有些漢生（痲瘋）病患亦需手術改善生活。[104]

多數嘉基的宣教護士都負責開刀房工作，包括開刀房助手以及麻醉。1973-1975 年間服務於嘉基的護校畢業生吳台麗（Debby Opal Holm, 1952-）回憶：「我當時負責開刀房，並在 1974 年協助規劃 4 床新的手術房」。[105] 之所以多數的

DIT-05-03-0167。

103 「戴德森致 Mrs. Thompson 信函（1968 年 4 月 23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617。

104 痲瘋救濟協會分別在臺南（由林鄧璐德（Ruth Duncan, 1921-2006）設置）、高雄、澎湖設置診所，並且透過家庭訪視提供病患治療。1950 年代信義差會即參與台灣痲瘋救濟協會（Taiwan Leprosy Relief Association）的工作，致力於痲瘋病患工作的代表性人物白寶珠即是信義教會的宣教護士，與戴德森等人屬同一個宣教醫療網絡。漢生病（痲瘋病）與小兒麻痺這兩個相當受到宣教士重視的疾病，同時需要公衛與醫療工作。關於痲瘋病手術，參見 Grace Warren, *Doctor Number 49: Grace Warren of The Leprosy Mission*: *An Autobiography with Lesley Hicks* (Adelaide: SPCKA-Australia Publishing, 2006)。白寶珠將其一生的歷程記錄於其自傳性文章，請參考 Marjorie Bly, “Wanderings,” http://davidbly.com/wp-content/uploads/wanderings1.pdf. (accessed June 15, 2023).

105 廖彥琦、羅月雲、林姿佳，〈愛的接力賽，永恆流傳的愛〉，《嘉基

宣教護士都在開刀房工作的原因有兩個：其一是開刀時使用的語言是英文。雖然戴德森能說流利的中文，但是在開刀房時，因爲醫療名詞的使用，英文爲主要語言，而來自國外的宣教護士可與他溝通無礙（女執事醫院護校畢業生皆爲美國人，且皆來自明尼蘇達）。或許是因爲如此，這些護校畢業生的宣教護士不須像一般宣教士一樣接受爲期兩年的語言課程，其語言課程爲 3 個月（前期學習閩南語，1980 年代後則爲華語），初期來的如施愛蓮則僅利用空檔學習中文。此外，戴德森在中國所習得的中文，或許嘉義當地的臺灣護士也未必能聽得懂。[106] 第二個原因是，從戰後醫療科技的角度來看，來自外國的宣教護士的訓練較爲充足，尤其是開刀房護理。女執事醫院護校的課程包括開刀房護理（Operating Room Nursing 4 週、circulating nurse and scrub nurse）、外科護理（Medical-Surgical Nursing 16 週）。在女執事醫院護校的介紹文件中，開宗明義強調護理是科學也是技藝（“Nursing is a science and an art....”），此處的科學指的即是各種當時先進的技術與消毒方法。[107] 司榮寶的訪談中也特別強調當時在臺灣很難找到具備完整無菌操作訓練的護士。[108] 此

護理》，特刊（2019 年 1 月），頁 54-57。此外，東基的宣教麻醉護士耿喜音（Carol J. Gunzel, 1933-?），主要亦在開刀房工作。吳方芳，《一粒麥子落在後山：台東基督教醫院的故事》（臺北：天下文化，2005）。

106 吳台麗線上訪談，2022 年 1 月 5 日（未發表）。

107 School of Nursing, Lutheran Deaconess Hospital, “The School of Nursing for the Fairview Community Hospitals,” in Lutheran Deaconess Hospital, *School of Nursing Bulletin, 1980-1982* (Minneapolis: Lutheran Deaconess Hospital, N.D.), p. 5.

108 “Joyce S. Ditmanson,” interviewed by Fern Gudmestad in 1988,

外，臺灣無論是麻醉醫師或麻醉護士人力均不足，由護士負責麻醉工作也是當時常見的作法，前述的倪安華醫師在第一次（1968-1971）到嘉基前即已被告知麻醉人力缺乏而先在美國學習麻醉技術。

當然，嘉基的護士不只有宣教護士，還有本地的護士以及護理助理。嘉基於 1959 年 10 月聘用第一位本地護士張滿。[109] 從 1958 年的 6 位護士到 1973 年已經增加至 36 人，而宣教護士則維持在 2-3 人之間，可知主勞動力爲本地護士。[110] 從前述汪朝麗的例子可知，戴德森聘用汪朝麗，一方面因爲她是埔里基督教醫院護校畢業生，受過良好的訓練，同時具備英文能力；另一方面，她原住民的身分，可協助戴德森在阿里山原住民的巡迴醫療工作，不僅從事公衛醫療，也擔任翻譯。[111] 1968 年 4 月份開始，嘉基與新營敏惠

American Lutheran Church Women in World Mission: An Oral History Project , p 12. 當時門諾護校與埔基護校是提供護理訓練的教育機構。有關門諾護校，參考張淑卿，〈臺灣護士形象的源起與建構〉，《長庚人文社會學報》，卷 8 期 2，頁 257-299；以及 Susan Martens Kehler, *Journey of Many Steps: A History of Mennonite Christian Hospital Nursing School* (Hualien: Mennonite Christian Hospital, 2002).

109 本地護士來源，除了來自宣教醫院護校（如：埔里基督教醫院護校的汪朝麗）之外，部分是透過教會信徒徵人。當時嘉基的薪資比一般優渥，有其吸引力。參見助理護士林麗玉，〈林麗玉〉，收入基督教證主福音學會，《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嘉義：台灣信義會嘉義基督教醫院，1997），頁 91-92。

110 「Medical Committee Meeting（1959 年 10 月 18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CCH-02-05-0004。

111 根據歷年醫院報告，1958 年規劃聘用 6 位中國護士；1963 年有本地護士 9 人、助理護士 9 人；1968 年有宣教護士 2 人、本地護士 17 人、助理護士 19 人；1970 年有宣教護士 2 人、護士 29 人、助理護士 8 人；1971 年有宣教護士 1 人、本地護士 30 人、助理護士 6 人；1972-1973 年護士共 36 人（包含宣教護士）、助理護士 5 人。

護校訂約，接納該校學生實習，由於這些學生承擔部分工作，使得嘉基的工作人員較 1967 年同期少了 8 人。[112] 可惜檔案中除了她們緬懷過去與宣教士工作回憶之外，缺乏其他相關材料。若要深入了解，需要另文探討。

至於來自國外的捐贈物資，包括衣物、醫療用品，是醫院醫療的重要配備，而外國宣教護士清楚物資的分類與用途，因此這也就自然而然成爲她們的工作。[113] 例如：吳台麗曾在供應室幫忙整理自美國 MAP 機構經海運捐贈給嘉基的醫療器材。[114] 前述提到在冷戰的架構下，臺灣接受了許多國外物資，而基督教組織往往是輸送以及接受物資的重要管道。至於這些物資如何被使用？如果沒有同樣來自外國者如宣教護士在被援助地負責整理，並解說及使用於當地，這些物資恐怕也難以發揮應有的功能。此外，前述已經指出，女執事醫院護校畢業生的差派，不僅是醫院與公衛工作所需，也是昂貴的醫院醫療降低營運經費的重要措施。

綜合來看，雖然在某個層次上，醫護以及其他專業人士大致上依循他們的專業來安排工作，但是護士在這個脈絡下，除了開刀房、病房護理與給藥之外，似乎還負擔起醫院

112 根據 1968 年的報告，當年有護校實習生 14 人在嘉基實習，員工人數減少 8 人。「張一正，嘉義基督教醫院報告（1968 年）」，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CCH-02-01-0007。

113 Debby Holm 線上訪談，2022 年 1 月 5 日（未發表）。審查人之一指出宣教醫師與受美式訓練的臺灣醫師應能扮演類似角色。宣教醫師應能夠勝任這類工作，但至於受美式訓練的臺灣醫師是否就熟悉來自美國的物資，並無實例或相關史料可以判斷。此外，實務上因醫師已經有其他任務，通常不會被分派這類工作。

114 廖彥琦、羅月雲、林姿佳，〈愛的接力賽，永恆流傳的愛〉，《嘉基護理》，特刊，頁 55。

的秩序（分類）與整理任務，如：整理分類捐贈物資。又如戴德森前述提到的，他希望嘉基是一家乾淨、整潔（neat）的醫院，暗示著性別分工。

四、「嘉義基督教醫院是由婦女建造起來的」：婦女與宣教醫療

嘉基的建立，美國明尼蘇達的路德教會網絡提供了各種不同的資源。[115] 嘉基現存檔案中的信函與文件，充分顯示這樣的網絡與資源輸送，包括美國路德會世界差會部（Division of World Missions, the American Lutheran Church）、台灣信義會差會（Taiwan Lutheran Mission）、美國路德會婦女（American Lutheran Church Women）、明尼蘇達州各地路德會教會（Sharon Lutheran Church）、明尼阿波里斯的瑞典醫院（The Swedish Hospital）、[116] 台灣信義會、臺灣其他宣教士、臺灣基督徒菁英、台灣基督教福利會、韓國基督教福利會（Korea Church World Service）等。

其中，美國婦女教會組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路德自由教會（Lutheran Free Church）下的婦女差會聯盟（Women's Missionary Federation），提供相當的人力與物

115 Marcy Ditmanson, "The Chiayi Lutheran Clinic" in *Ten Years in Taiwan*, p. 144.

116 瑞典醫院的 John J. Rockwell 協助戴德森取得醫療器具，如：呼吸器（pulmonators）、乙狀直腸內視鏡（sigmoidscope），「John J. Rockwell 致 Marcy Ditmanson 信函（1963 年 9 月 26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127。

力，包括戴德森的獎學金。[117] 婦女差會聯盟成立於 1916 年，發起人羅恩夫人（Mrs. C. M. Roan）多年的願望即是到中國宣教，但因故無法實現，於是轉而成立婦女組織，以各種方式支持國外的宣教工作。她們所提供的支持包括經費、海外宣教士返美休假的住所、廚房設備（爐具與冰箱）、建造海外宣教活動所需的房舍等，如：戴德森夫婦在美休假期間則住在該聯盟專爲海外宣教士所提供的住所；也透過路德自由教會的兒童宣教士（Children's Missionary）活動提供嘉基所需要的藥品與醫療物資。[118]

司榮寶在口述訪談中屢次提到婦女宣教聯盟（WMF）以及相關的團體，如：三一教堂的陽光圈（Sunshine Circle of Trinity Church）對於嘉義基督教醫院的支持。[119] 婦女宣教聯盟的秘書 Mildred Ryan（後爲 Mrs. Floyd Cleveland）即是戴德森 Augsburg 大學的同學，該組織提供了戴德森在醫學院念書時的獎學金。[120] Sunshine Circle 則提供了嘉義基督教醫院興建時期的部分經費，後續並爲嘉基發起各種募款，如：購買福斯 Combi 廂型車所需之經費（廂型車用於巡迴醫療，且這輛車抵臺時適逢 1959 年八七水災，因此立刻成爲

---

117 「1949 年戴德森申請 Women's Missionary Federation 獎學金」，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1-01-0001。

118 Women's Missionary Federation, *Be Urgent 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

119 Mission Society of Trinity Lutheran Church 是提供金錢與物資的差會組織之一，見「Ditmanson 致 Mrs. Clara M. Lindbeck 信函（1964 年 10 月 15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142。Ditmanson 於信中感謝差會對嘉基的支持。

120 「Marcy Ditmanson, "Application for Foreign Mission Scholarship, Women's Missionary Federation"（1949 年 8 月 28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1-01-0001。

運送救災物資的重要工具）。[121] 此外，還有美國路德婦女會（American Lutheran Church Women）於 1965 進行的包裹（“Box Work” or “Parcel Sending”）捐贈活動，即由教會婦女捐贈物資後，打包寄到海外宣教地。又如：台灣信義差會主席 Lars Ivarson Bjørsvik （1907-1982）的信函中，曾轉述美國路德婦女會主席 Arna Njaa（1904-2001）詢問路德會各差會海外的需求，尤其是宣教、教育及醫療相關物品。[122] 戴德森本人也與明尼蘇達州各地的信義教會有往來，例如：1964 年 10 月 15 日，他寫信給 Clara Lindbeck 太太（Trinity Lutheran Church, 1899-），感謝她及教會過去幾年來的生日賀卡以及她們對海外宣教工作的支持。信中提及戴氏夫婦在兩年前參加 Duluth 教會的新年前夕活動，並且敘述嘉基的概況，尤其是鄉村的巡迴醫療，每週 4 天的病人數大約 700 至 1000 人之間。再如：戴德森夫婦與明尼蘇達的 Oak Grove 路德會也有通信，戴德森描述嘉基的概況，而司榮寶則向讀者請求協助。[123]

---

121 Marcy Ditmanson, “Flood, Earthquake and Typhoons,” *Lutheran Messenger*, 6 October 1959, pp. 9-10. “Sunshine Circle will Give Benefit for Missionaries,” 1959，出處不詳，從排版判斷應為地方報紙。福斯 Combi 於 1959 年春運抵臺灣，當年 8 月 7 日至 9 日因颱風帶來豪雨造成八七水災。參見 Women’s Missionary Federation, *Be Urgent 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 p. 31。

122 「基督教信義會台灣差會會長 L. Bjorsvik 致 Dr. Ditmanson、Rev. Lundby、Rev. Caltvedt、Rev. Wogstad、Miss Bly 等五人信函（1965 年 1 月 15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144。

123 “The Pastor’s Message,” *Messenger*, Oak Grove Lutheran, Minnea-polis, 1967. 其中，由牧師引述戴德森的報告，隨後由 Mrs. Shebeck 引述司榮寶的來信。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

又如：戴德森致 Thompson 太太的信件，提到嘉義基督教醫院的需求主要是宣教護士以及經費，他建議如果 Circle 的婦女教友喜歡縫紉，可縫製病人服、手術衣（醫師與護士）、手術與產科使用的 drapes 及布巾（towels）、2-10 歲小孩的衣物（給小兒麻痺病患），而捐款則可直接給美國路德會（American Lutheran Church, ALC），指定要給嘉基用於小兒麻痺兒童復健所需及醫院亟需的設備。[124] 此外，1973 年的醫院報告中列出了來自國外的捐款 15 筆，其中 10 筆是來自個別婦女以及婦女社團。[125]

除了婦女組織之外，其他遍及明尼蘇達州的各教會也是戴德森的網絡。例如：位於 Lamberton 的 Sharon Lutheran Church 的 Rudolph Berntson 牧師（1927-2000）曾寫信給戴德森，信中提及當地醫師 Don Pearson 提議將藥廠提供給醫師們的藥物樣品送給需要的人，因此詢問戴德森是否需要以及需要哪些藥品。戴德森回函感謝 Berntson 牧師，並建議他將藥品託給女執事醫院請其轉運至嘉基。[126] 又如：北太平洋醫院（Northern Pacific Hospital）透過美國路德會捐贈物資

檔案〉檔號 DIT-05-01-008。

124 「Ditmanson 致 Mrs. Gordon Thompson（Fargo North Dakota）信函（1968 年 4 月 23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167。

125 「James Lin（林捷苑）, “The 1973 Annual Report of the Chiayi Christian Hospital,” pp. 46-47」，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CCH-02-01-0013。

126 「Rudolph Berntson 致 Marcy Ditmanson 信函（1964 年 7 月 25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138；「戴德森回函（1964 年 9 月 26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0141。

給海外差會。[127]

除了來自國外的經費、物資之外，前述女執事會醫院護校（當時明尼蘇達州公認最好的護校）所提供的畢業生作爲宣教護士是相當重要的人力資源，是醫院醫療（手術）的關鍵人力。女執事會醫院也是戴德森、司榮寶夫婦的網絡之一。司榮寶來臺之前，即是在 Fairview Hospital 接受外科助手訓練，而該醫院與女執事會醫院爲合作機構。

耐人尋味的是，在司榮寶的路德會婦女訪談記錄中，她的身分是嘉義基督教醫院的共同創辦者（co-founder），[128] 中文的相關記述稱其爲戴醫師夫人，是「嘉基人最樂稱道的戴師母……不僅是戴醫師的得力助手，更是嘉基早期員工心目中的戴媽媽。」[129] 在嘉基創立的歷史中，往往以戴德森爲主軸，而將司榮寶定位爲助手。[130] 但嘉基的建立與發展過程中，教會的婦女組織出力不少，尤其當信義差會所提供的資源不足時，婦女組織即成爲最重要的補足者。從戴德森教育、醫師訓練時期的生活費，至其差派來臺，建立嘉基所需的經費、物資，乃至於宣教護士的差派，均來自信義教會婦女組織的支持，而司榮寶則是維繫這個支持關係的關鍵人物。她不僅時常寫信給這些婦女組織，返美時也會到各地演講，她也如孫理蓮一樣，善於說故事，打動人心，進而募款。

127 「Lester Dahlen 致 Marcy Ditmanson 信函（1963 年 8 月 6 日）」，館藏地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3-無法辨識。

128 "Joyce S. Ditmanson," interviewed by Fern Gudmestad in 1988, American Lutheran Church Women in World Mission: An Oral History Project .

129 蔡淑娟，《踏在愛的第二里路》，頁 54。

130 基督教證主福音學會，《戴德森》。

在司榮寶的口述訪談中，她說：「三一教堂的陽光圈（Sunshine Circle of Trinity Church）做了各種各樣的事，例如：烘焙義賣和市集。我每個月都會寫信給他們。他們爲我們所創的第一家小醫院籌集了資金。」[131] 又如：司榮寶給教會朋友 Mrs. Shebeck 的信中提到，擴大之後的嘉基每日需要供餐給員工及病人共 250 人，但是廚房的磚造爐灶使用煤又貴又髒且不持久，需時常更換，她詢問主日學的捐款是否可用來協助嘉基購買柴油的爐子（需 1500 元）。Mrs. Shebeck 則將她的這段請求分享到信義會的雜誌 *Lutheran Messenger* 上，以便嘉基得到更多教友的贊助。[132] 甚至，當汪朝麗到明尼蘇達進修護士學位時，她的學費也是戴德森夫婦帶著她到各教堂對婦女演講募款而來的。[133] 無怪乎戴德森會說「嘉義基督教醫院是由婦女建造起來的」。

結論：婦女、性別與戰後醫院醫療

在此筆者將嘉義基督教醫院以及它的宣教護士從幾個脈絡來討論。其一是所謂臺灣戰後醫療史的「大轉變」，主

131 訪談者提到她記得陽光圈的婦女也捲紗布，司榮寶回應：她們還製作床單、嬰兒服、病人服。嘉義基督教醫院是這群婦女主要支持的對象。"Joyce S. Ditmanson," interviewed by Fern Gudmestad in 1988, American Lutheran Church Women in World Mission: An Oral History Project, p. 5.

132 「News and Notes [excerpt from a letter received by Mrs. Shebeck from Mrs. Marcy Ditmanson]」，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DIT-05-01-0008。

133 汪朝麗訪談，嘉義基督教醫院，2022年2月8日（未發表）。

要指從德日體制轉爲美式體制，[134] 就如楊翠華所謂「美式的醫療衛生理念，不但改變了臺灣所承襲的日式醫學知識典範、教育內容和課程規劃（例如：公共衛生的創新、醫院體質的管理模式等），也具體有效地逐步改善臺灣環境衛生的風貌……」。一般談論「美式」醫療大多以美援的影響（政策、技術轉移、人才教育訓練等）爲主，較少討論醫療模式的發展，也較少觸及在臨床醫療中的醫療工作者。基督教醫院從美國所帶來的醫療內容，雖仍與美援有關，但並非直接來自美援，是以這樣的美國影響雖深入民間，過去卻少有討論。然而，嘉基並非僅是美式醫療，至少在早期還有來自歐洲各國的宣教醫療人員（護士與藥師）。

上述的大轉變或是醫療體制形塑的研究中，少數納入女性的身影，如：張淑卿的護理教育研究與李貞德的孫理蓮的研究，[135] 前者指出護理教育的發展，後者則指出孫理蓮從師母到女宣的性別政治。本文則指出護士、護理工作與醫院

134 有關此歷史大轉變的醫政面向，參考葉永文，《台灣醫療發展史：醫政關係》（臺北：洪葉文化，2006）。關於護理教育的歷史，參見張淑卿的系列文章（註腳 12）及劉仲冬，〈我國的護理發展史〉，《護理雜誌》，卷 53 期 3（2006 年 6 月），頁 5-20。楊翠華，〈美援對台灣的衛生計畫與醫療體制之形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62（2008 年 12 月），頁 91-139。郭文華，〈如何看待美援下的衛生？一個歷史書寫的反省與展望〉，《臺灣史研究》，卷 17 期 1（2010 年 3 月），頁 175-210。蔡篤堅、李孟智，〈美援對台灣二戰後醫療衛生發展影響〉，《台灣公共衛生雜誌》，卷 40 期 6（2021 年 12 月）頁 600-610；郭文華，〈美援下的衛生政策：1960 年代臺灣家庭計畫的探討〉，《臺灣社會研究季刊》，期 32（1998 年 12 月），頁 39-82。范燕秋，〈臺灣的美援醫療、防癩政策變動與病患人權問題，1945-1960 年代〉，《臺灣史研究》，卷 16 期 4（2009 年 12 月），頁 115-160。

135 李貞德，〈從師母到女宣〉，《新史學》，卷 16 期 2，頁 95-156。

醫療發展的關係密切，以嘉基基督教醫院爲例，開刀房工作尤具重要性，無論是消毒、無菌操作或麻醉技術均需要受過相當訓練的護士才能勝任。而醫院所使用的儀器工具與藥物，均仿照美國模式（精確來說其實是明尼蘇達信義會模式）或是自美國引入，[136] 不只需要打造一個類似美國醫院的環境，也需要有熟悉這些物質的美國宣教護士才能善加使用。具體而言，戴德森理想中的醫院是「有效率的組織和紀律，並堅持高標準的清潔、整潔（neat）和護理」，顯示護理的重要性。本文站在過去護理史、婦女宣教史及史家 Rosenberg 的醫院史研究之基礎上，探討嘉義基督教醫院歷史中的美國基督教婦女網絡及護士的醫院醫療工作，了解她們具體的工作內容。

其次是近代醫療宣教的脈絡。戰後來臺的宣教事業，乃由多重的歷史條件所構成。其中的婦女宣教延續自 19 世紀以來美國婦女的海外宣教運動，不僅許多婦女踏上海外宣教之路，在美國國內的婦女也積極組織支持海外宣教活動。中國自 19 世紀末起即是美國最大的海外宣教地，形成最大的宣教士社群，但 1950 年代中國的變局迫使宣教組織進入冷戰局勢，隨後被迫遷至號稱自由中國的臺灣。對宣教事業而言，到臺灣是到中國的替代方案。嘉基初期的女宣教士包括靈魂人物司榮寶以及歷年宣教護士，多數是中國宣教事業的延續，並以美國國內的基督教婦女網絡做爲她們的後盾，透過各種募款活動提供海外宣教支持。

---

136 此處指的是在明尼蘇達的信義會社群所提供的人力、物力及知識技術。例如：女執事護士是該州信義會 Fairview 女執事醫院護校畢業生，戴德森是明尼蘇達大學醫學院畢業生。

在這些宣教士中，宣教護士是宣教醫院（如：嘉基）能順利運作的重要基礎建設人物。在醫院醫療的發展之下，如 Rosenberg 所指出的，護士與護理專業是現代醫院的關鍵。來自美國的宣教護士，除了具有美國的專業訓練（尤其是開刀房護理訓練），還有語言能力、熟悉外國捐贈的醫療物資（冷戰下的臺灣，成為原提供給中國的物資之接受地）。基於這些因素，她們無法輕易地被臺灣在地護士所取代。在醫療宣教士致力於追趕美國醫療標準之下，受過美國護校訓練的宣教護士也是這個時代追求現代化與進步的一環。

從美國教會婦女組織、宣教士司榮寶及其 Sunshine Circle、各國的女宣教護士、女執事醫院護校畢業生的圖像，可見戰後傳道醫療的性別意涵。[137] 不僅顯示基督教婦女的跨國互助網絡——在美國的婦女從事各種募款募資工作，捐贈的經費協助醫院擴張，設備則由宣教護士使用（如：Combi 與救護車），物資到了臺灣則由宣教護士整理——顯示婦女在傳道醫療的工作中扮演著必要的角色，如：司榮寶作為開刀房助手、網絡的串聯與維繫者、宣教護士作為維持開刀房與醫院運作，使得嘉基的醫療能在醫院醫療發展之下，向先進／美國的醫療標準看齊。女性參與的歷史，無論是醫院醫療工作還是公共衛生方面，都需要更多研究。

137 李貞德，〈從師母到女宣〉，《新史學》，卷 16 期 2，頁 95-156。

附表 1、歷年嘉義基督教醫院宣教醫療工作者

姓名（生卒）	性別	嘉基期間	國籍/身分/機構/工作
Marcy Leroy Ditmanson（戴德森，1919-2000）	男	1958-1962 1963-1968 1972-1981	中國出生，美醫師，創嘉基。1962 年 6 月返美一年，1968 年返美進修骨科後到孟加拉服務，1972 返回嘉基。
Joyce Strank Ditmanson（司榮寶，1927-2018）	女	1958	中國出生，美國（原澳洲）戴德森夫人，開刀房助手。協助醫院工作、寫信募款。
Robert Irving Gruys（葛銳之，1917-2000）	男	1968.8-1970.6	美國外科醫師，戴德森回美進修休假時支援。
Inkeri Saloheimo（邵樂美，1910-2009）	女	1962-1963 1971-1974	芬蘭差會（Finnish Missionary Society）婦產科醫師，1946 至湖南長沙宣教，1951-1957 在西非 Onandj-okwe，1958-1962 在 Nakayale 宣教。恆春基督教醫院院長。
John Aage Krarup（柯約翰，1905-?）	男	1962.5-1971.4	丹麥志工，世界兄弟交換計劃（The World Brotherhood Exchange, WBE）。擔任財務行政工作。
Mrs.Luella Stark（施愛蓮太太）	女	1962, 1968.3-1968.12	美國志工，世界兄弟交換計劃，協助醫院清潔工作。
Esco Mikkola（閔克難，1928-2003）	男	1965.9-1971.8	芬蘭藥師。1966-1968 期間學習語言，故爲兼職。之後全職主持製藥、規劃藥局，協助建置嘉基藥劑科。
Irja Mikkola（閔露雅，1932-2023）	女	1965.9-1971.8	芬蘭藥師，閔克難夫人。醫院傳道。
Andre Nelson（倪安華，1941-）	男	1968-1971 1975-1979	生於中國，曾讀臺北美國學校。美小兒科醫師，第一次支援 Dr. Gruys，施行麻醉，第二次建立小兒科。
Dr. Boyce（白肯諾）	男	1970.1-1970.3	世界兄弟交換計畫，麻醉科醫師。短期協助。
Gerald P. Kra-mer（孔澤仁，1942-）	男	1974-1981	美國牧師，擔任行政工作。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製作

附表 2、歷年嘉義基督教醫院宣教護士
（含 1964-1986 女執事計畫護士）

姓名（生卒）	性別	嘉基期間	國籍/身分/機構/工作
Helen Willms Bergen（魏海蓮，1925-2003）	女	1959.9-1959.12	加拿大護士，借調自門諾醫院。
Joanne Wussow（武，1934-）	女	1965.3-1968.5	美國護士，1963.9 到臺灣。訓練護理助理，護理主任。
Gerda Bech（貝珍光）	女	1959.2-3 1960.1-3	丹麥護士，丹麥差會（Danish Missionary Society）差派，協助巡迴醫療。後到彰化特別皮膚科診所服務漢生病患。
Terttu Rönty（任蒂，1932-2020）	女	1961.4-1962.8	芬蘭護士，1959 至恆春。支援嘉基後回到恆基。
Astrid Kråkenes（柯洛克，1908-1986）	女	1960.3-1961.3 1962.8-1966	挪威護士，具有麻醉訓練。戰後曾在韓國服務。
Mrs. Evelyn Kraemer	女	1962.5	美國婦產科護士，世界兄弟交換計劃（WBE）。已故牧師的妻子。在往印度途中（1962），停留嘉基協助一個月。
Margaret Friberg（傅珍珠，1919-1993）	女	1968.9-1988	美國護士，在河南成長。擔任護理部主任。
Ruth Gochnauer（高路得，1940-）	女	1964-1966 1968.4-1968.8	美國護士，女執事計畫（1）。病房督導、寫信。1968 年 5 月第二次擔任代理護理主任 3 個月。
Virginia Utke Brekke（1943-2019）	女	1965-	美國護士，女執事計畫（2）。供應室、開刀房、巡迴醫療施打小兒麻痹疫苗。
Elaine Snustad Nelson（施愛蓮，1944-）	女	1966-1967	美國護士，女執事計畫（3）。倪安華醫師夫人。
Sharon Hanson Seegmiller	女	1968-	美國護士，女執事計畫（4）。供應室、開刀房。
Karen Kristenson Hoar（柯凱倫）	女	1968.1-1971.1	美國護士，女執事計畫（5）。護士，供應室、開刀房。
LoAnn Dohal Lundby（杜路安，1948-）	女	1970-1972	美國護士，女執事計畫（6）。護士，供應室、開刀房。

姓名（生卒）	性別	嘉基期間	國籍/身分/機構/工作
Celeste Grage Shefland（葛）	女	1972	美國護士，女執事計畫（7）。救護車、協助林捷苑醫師開刀、照顧小兒麻痺術後復健。參與院牧部、護士團契。
Linda Murphy Moulder（莫琳達，1972.1）	女		美國護士。女執事計畫（8）。負責中央供應室與開刀房照顧小兒麻痺兒童術後拉筋、走路。可能爲張一正 1971 年報告中的墨斐。
Debby Opsal Holm（吳台麗）	女	1973.1-1975.12	美國護士，女執事計畫（9）。開刀房護士、協助開救護車、協助小兒麻痺兒童的復健工作。
Cynthia Haug Eshelman（侯仙蒂）	女	1975-1976	美國護士，女執事計畫（10）。開刀房、協助小兒麻痺兒童的復健工作、參與後湖主日學。
Debra Weichman Taylor（魏戴美）	女		美國護士，女執事計畫（11）。開刀房、協助小兒麻痺兒童的復健工作。
Jean Oehlke Clark（葉珍美，1955-）	女	1976-1978	美國護士，女執事計畫（12）。戴德森脊椎側彎手術助理護士。
Barbara Kriel Wang（柯白蕊，1954-）	女	1978.1-1979.12	美國護士，女執事計畫（13）。嬰兒室、小兒科護士、開刀房、協助小兒麻痺兒童的復健工作。
Naomi Seeger Evans（施蓮如，1953-）	女	1978-1980	美國護士，女執事計畫（14）。開刀房護理長。
Gloria Jean Sauck（邵惠熹，1954-）	女	1981-1983	美國護士，女執事計畫（15）。護理督導。1982.11.28-12.5, 1983.1.31-2.6, 1983.2.24-3.29 到馬公協助白寶珠。
Susan Elaine Pearson（畢淑愼，1960-）	女	1982-1986	美國護士，最後一位女執事護士（16）。兒科與加護病房，後延長爲四年。回美後進修取得醫學士，成爲醫師。
[英文名不詳]（龍路明）	女	1970.1-1970.11	1970 年醫院報告：未能依照計畫在嘉基工作兩年。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製作

附表 3、嘉義基督教醫院相關組織

The American Lutheran Church（ALC）美國路德會。主要由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北歐及德國移民所組成，總部在明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里斯，後併入美國福音路德教會（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ECLA）。多數到嘉義基督教醫院的宣教士即由 ALC 所差派。
Division of World Missions [of The American Lutheran Church] 美國路德會海外宣教部。主任為 Theodore P. Fricke，主任助理為鄧倫，CAC（China Advisory Committee）即在此部門之下。
China Advisory Committee(CAC)中國地區顧問委員會。在 ALC-Division of World Mission 之下運作，由美國、丹麥、芬蘭及挪威四個會員差會所組成，主席為鄧倫。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ELCA）美國福音路德教會。根據 ELCA 檔案館的 Joel Thoreson 先生，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與 Augustana Lutheran Church 於 1960 年合併成 The American Lutheran Church，Lutheran Free Church 也於 1963 年加入。1988 之後與其他路德組織形成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ELCA）。與嘉義基督教醫院李黛妮專由電子郵件通訊（2019 年 6 月 22 日）。
Lutheran Free Church 路德自由會。路德會組織一，主要在明尼蘇達州，為戴德森所屬教會，該會婦女組織相當活躍。戴德森夫婦所屬路德會。
Lutheran Messenger 路德信差。路德會雜誌由 Lutheran Free Church 自 1931 起在明尼阿波里斯發行，刊登宣教相關活動，如：嘉基相關報導。
Lutheran Deaconess Hospital Nursing School 路德女執事醫院護校。位於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里斯，與嘉基簽約合作，1964-1986 提供臺灣獎學金給護校畢業生到嘉基服務。
Lutheran Women 路德婦女雜誌。由 Lutheran Church Women 所發行，1963-1987，刊登婦女相關的活動。
Taiwan Lutheran Mission（TLM）台灣信義會差會（或基督教信義會台灣差會，名稱並未統一）。台灣信義會差會（TLM）的由來是因臺灣各路德教會團體的宣教士人數較少，因有合作的需要，1952 年，8 個來自美國和北歐的宣教團體聚集在一起，成立了台灣信義差會（TLM）。這些團體分別是奧古斯塔福音路德教會、丹麥宣教會、福音路德教會、路德弟兄會、路德自由教會、挪威路德自由教會、挪威路德宣教會和挪威宣教會。參考 ELCA 檔案：https://ar.elca.org/webcat/systems/elca/resource/6000_511_25033_lca016.03.02.02.pdfplu_p1cdnh7qbag2s12eafd6agtfof4.pdf

Taiwan Lutheran Church （TLC）台灣信義會。於 1954 年由數個在臺灣的信義會組織成立，雖獨立自主，但也接受台灣信義差會的各種支助。
Taiwan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基督教台灣信義神學院。校長爲柏維廉。
Trinity Church, Minneapolis 三一教會。戴德森夫婦所屬 congregation（即他們聚會的教會）。
Sunshine Circle of Trinity Church 三一教會中的陽光圈。三一教會爲戴德森所屬教堂，戴德森夫婦返美必訪。司榮寶時常寫信募款的對象。
Women’s Missionary Federation（of Lutheran Free Church）路德自由會所屬婦女宣教聯盟。
World Brotherhood Exchange（WBE）世界兄弟情誼交換計畫。總部在美國加州，招募願意至海外服務的專業人士作爲志工，志工自付旅費，由接受志工單位提供食宿。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製作

徵引書目

一、史料

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檔案〉，檔號 CCH-02-01-0003、CCH-02-01-0004、CCH-02-01-0007、CCH-02-01-0013、CCH-02-05-0004、CCH-02-05-0009、DIT-01-01-0001、DIT-02-01-003、DIT-04-01-0003、DIT-05-01-001、DIT-05-01-0001、DIT-05-01-0008、DIT-05-03-0062、DIT-05-03-0064、DIT-05-03-0066、DIT-05-03-0069、DIT-05-03-0084、DIT-05-03-0088、DIT-05-03-0122、DIT-05-03-0123、DIT-05-03-0124、DIT-05-03-0127、DIT-05-03-0136、DIT-05-03-0138、DIT-05-03-0141、DIT-05-03-0142、DIT-05-03-0144 DIT-05-03-0145、DIT-05-03-0150、DIT-05-03-0167、DIT-05-03-0170、DIT-05-03-0617、DIT-09-01-0017、MIS-02-01-001、MIS-04-01-007、MIS-04-01-009。

嘉義基督教醫院藏，〈嘉義基督教醫院院史檔案〉，檔號 CCH-02-01-001、CCH-02-01-0002、CCH-02-01-003、CCH-02-01-005、CCH-02-01-0007、CCH-02-03-0001、CCH-02-03-003、DIT-05-01-001、DIT-05-03-0145、DIT-05-03-0151、DIT-05-03-0157、DIT-05-03-0163、DIT-05-03-0167。

Canada, Provincial Archives of Alberta, PAAaarn-2197.

二、報刊

《恆基院訊》（屏東），2009。

Christianity Today (Wheaton, Illinois),1960.

Lutheran Messenger (Minneapolis),1959,1960,1962.

Lutheran Women (Philadelphia),1971.

Taiwan Today (Taipei),1962.

World Vision Magazine (Pasadena),1961,1965.

三、專書

Sørheim-Queseth 著，VibecheStandalDart 英譯，陳妙香、楊秀花翻譯，《奇醫恩典：台灣之友挪威醫生畢嘉士》。臺北：天下雜誌出版，2013。

江榮森、臧汀生編，《嘉義采風》。嘉義：財團法人嘉義市二二八紀念文教基金會，2013。

吳方芳，《一粒麥子落在後山：台東基督教醫院的故事》。臺北：天下文化，2005。

基督教證主福音學會，《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嘉義：台灣信義會嘉義基督教醫院，1997。

梁妃儀、陳怡霈、蔡篤堅主編，《漢生病照顧者人物傳》。臺北：行政院衛生署，2008。

梁妃儀等，《戰後嘉義醫療發展簡史》。臺北：記憶工程，2004。

葉永文，《台灣醫療發展史：醫政關係》。臺北：洪葉文化，2006。

賈佩芳編輯，《醫療傳愛無國界，屏基感恩五十年──屏東基督教醫院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屏東：屏東基督教醫院，2003。

蔡淑娟，《踏在愛的第二里路：嘉義基督教醫院 60 年愛的傳承》。嘉義：台灣信義會嘉義基督教醫院，2018。

鄧相揚，《愛在福爾摩莎》。臺中：晨星出版社，2003。

鄭一光、吳麗菁編輯，蘇宗溫英譯，《落山風中的情與愛：恆春基督教醫院宣教紀念特刊（1956-2002）》。屏東：恆春基督教醫院，2002。

薄柔纜原著，賴佑哲譯，《微聲盼望：薄柔纜醫師獻身花蓮偏鄉醫療四十年》。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2014。

謝緯，《謝緯日記》。臺南：新樓書房，2001。

Allen, Kateand John E. Ingulsrud. *The Norwegian-American Lutheran Experiencein in 1950s Japan: Stepping up to the Cold War Challenge*.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16.

Ditmanson, Frederickand Arthur S. Olson. *They Carry On: Past and Present Experiences, and Future Needs and Hopes of the Lutheran Free Church Mission in China*. Minneapolis: Lutheran Board of Missions, 1944.

Ditmanson, Marcy. "The Chiayi Lutheran Clinic: An Historical Resume." In *Taiwan Lutheran Mission , Ten Years in Taiwan: The Lutheran Story*. Taiwan: Taiwan Lutheran Mission, 1961.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 *Report of the Fi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Foreign Mission Boards in Canada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4-7,1949)*. New York: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 1949.

Hill, Patricia R. *The World Their Household: The American Woman's Foreign Mission Movement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1870-1920*. Ann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5.

Hunter, Jane.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Hutchison, William R. *Errand to the World: American Protestant Thought and Foreign Miss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Kehler, Susan Martens. *Journey of Many Steps: A History of Mennonite Christian Hospital Nursing School*. Hualien: Mennonite Christian Hospital, 2002.

Rosenberg, Charles. *The Care of Strangers: The Rise of America's Hospital Syste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

Taiwan Christian Service. *Taiwan Christian Service Letter, No. 1*. Taipei: Taiwan Christian Service, ND.

Walker, Anne. *Crumbs of Bread*. Christchurch: Private Publication, 2008.

Warren, Grace. *Doctor Number 49: Grace Warren of The Leprosy Mission: An Autobiography with Lesley Hicks*. Adelaide: SPCKA-Australia Publishing, 2006.

Women's Mission Federation. *Be Urgent 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 Minneapolis: Women's Mission Federation, 1961.

四、論文

王秀雲，〈不就男醫：清末民初的傳道醫學中的性別身體政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9，2008 年 3 月，頁 29-66。

李貞德，〈從師母到女宣──孫理蓮在戰後臺灣的醫療傳道經驗〉，《新史學》，卷 16 期 2，2005 年 6 月，頁 95-156。

李黛妮，〈從「PreachingandHealing」到「ArchivingandRevealing」──講述一卷老電影的重生與靈光〉。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6 月。
汪朝麗，〈嘉基賜給我最寶貴的人生經歷〉，《嘉基護理特刊》，無期數，2019 年 1 月，頁 19-22。
林宗達，〈基督教與戰後臺灣地方社會之互動（1949-2014）── 以嘉義信義宗教會爲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年 7 月。
林麗玉，〈林麗玉〉，收入基督教證主福音學會，《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嘉義：台灣信義會嘉義基督教醫院，1997，頁 91-92。
查時傑，〈再探中華婦女祈禱會 ── 臺灣一個從事軍中傳教工作的組織〉，《浸神學刊》，期 13，2015 年 10 月，頁 27-40。
范燕秋，〈臺灣的美援醫療、防癩政策變動與病患人權問題，1945-1960 年代〉，《臺灣史研究》，卷 16 期 4，2009 年 12 月，頁 115-160。
張淑卿，〈美式護理在臺灣：國際援助與大學護理教育的開端〉，《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8，2010 年 12 月，頁 125-173。
張淑卿，〈復健、輔具與臺灣小兒痲痺病患生活經驗（1950s-70s）〉，《臺灣史研究》，卷 20 期 2，2013 年 6 月，頁 125-176。
張淑卿，〈傳教護理在臺灣：以埔基護校與門諾護校爲例，1945-1970s〉，收入黃文江等編，《變局下的西潮》。香港：建道神學院，2015，頁 337-356。
張淑卿，〈臺灣護士形象的源起與建構：以《護士季刊》爲案例的分析〉，《長庚人文社會學報》，卷 8 期 2，2015 年 10 月，頁 257-299。
張淑卿，〈世界衛生組織與 1950 年代臺灣護理專業之發展〉，《國史館館刊》，期 56，2018 年 6 月，頁 43-96。

郭文華，〈美援下的衛生政策：1960 年代臺灣家庭計畫的探討〉，《臺灣社會研究季刊》，期 32，1998 年 12 月，頁 39-82。

郭文華，〈如何看待美援下的衛生？一個歷史書寫的反省與展望〉，《臺灣史研究》，卷 17 期 1，2010 年 3 月，頁 175-210。

楊玫蓉訪，沈育娟譯，〈走過嘉基歷史的心情告白──Susan 專訪〉，《嘉基護理雜誌》，試刊號，1997 年 6 月，頁 40-43。

楊翠華，〈美援對台灣的衛生計畫與醫療體制之形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62，2008 年 12 月，頁 91-139。

嘉義基督教醫院，〈把愛與生命獻給異邦子民的阿嬤：傅珍珠女士〉，收入臺灣省政府社會處編輯，《十步芳草光輝錄》，輯 6。南投縣中興新村：臺灣省政府社會處，1988，頁 105-108。

廖彥琦、羅月雲、林姿佳，〈愛的接力賽，永恆流傳的愛〉，《嘉基護理》特刊，2019 年 1 月，頁 54-57。

劉仲冬，〈我國的護理發展史〉，《護理雜誌》，卷 53 期 3，2006 年 6 月，頁 5-20。

蔡篤堅、李孟智，〈美援對台灣二戰後醫療衛生發展影響〉，《台灣公共衛生雜誌》，卷 40 期 6，2021 年 12 月，頁 600-610。

謝宜靜，〈戴德森與早期嘉義基督教醫院發展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7 月。

蘇慕理（MaurieSween），〈基督教宣教士和台灣國民政府早期的政治意圖（Christian Missionaries and the Political Agenda in Early Nationalist Taiwan）〉，《台灣神學論刊》，期 32，2010 年 12 月，頁 135-153。

School of Nursing, Lutheran Deaconess Hospital, “The School of Nursing for the Fairview Community Hospitals.” In Luther Deaconess Hospital, *School of Nursing Bulletin, 1980-1982*.

Minneapolis: Lutheran Deaconess Hospital, N.D., pp. 1-20.

Anderson, Delbert. "Lutheran Mission in the China Area: Giving and Receiving." *Currents in Theology and Mission* 41:2, April 2014, pp.85-95.

Fairman, Julie and Patricia D'Antonio. "Reimagining Nursing'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linical Practi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63:4, March 2008, pp. 435-446.

Grypma, Sonya. "Neither Angels of Mercy Nor Foreign Devils: Revisioning Canadian Missionary Nurses in China, 1935-1947." *Nursing History Review* 12:1, January 2004, pp. 97-119.

Litsios, Socrates. "The Christian Medical Commis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Primary Health Care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4:11, November 2004, pp. 1884-1893.

McClymont, Allen. "Collaboration, Christian Mission and Contexualisation: Th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in West Malaysia from 1952 to 1977." Ph.D. Dissertation, Kingston University, 2021.

McGilvary, James. "The Church and Health: Reflections and Possibilities." *Contact* (a bimonthly publication of the Christian Medical Commission,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81, October 1984, pp. 2-11.

Notkola, Veijo, Ian M. Timaeus, and Harri Siiskonen. "Mortality Transition in the Ovamboland Region of Namibia, 1930-1990." *Population Studies* 54:2, July 2000, pp. 153-167.

Reimer, Helena. "Letters from Near and Far." *The Canadian Nurse*

42:10, October 1946, pp. 899-900.

Spinka, Matthew. "A Christian Critique of Communism." In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 *Report of the Fifty-Fi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Foreign Mission Boards in Canada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4-7 1949*). New York: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 1949, pp. 31-35.

Walsh, Margaret. "Gendering Mobility: Women, Work and Auto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y* 93:3, July 2008, pp. 376-395.

Wang, Hsiu-Yun. "Stranger Bodies: Women, Gender, and Missionary Medicine in China, 1870s-1930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003.

Watt, John. "Breaking into Public Service: Th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in Modern China, 1870-1949." *Nursing History Review* 12, January 2004, pp. 67-96.

五、網路資料

〈創辦人故事〉，屏東縣私立基督教伯大尼之家，https://www.bethany-pt.org/brand.php?lid=1016111611_4S10NY3W8&sid=1020072714_3419C5876（2021 年 10 月 5 日檢索）。

倪安華（Andre Jon Nelson），〈一位美籍醫生看 1968-1971 年的嘉義基督教醫院〉，嘉義基督教醫院，http://www.cych.org.tw/cychweb/cych2/messenger_show.aspx?p_id=363（2020 年 12 月 9 日檢索）。

Hildur Hermanson 的生平，http://adonaldmacleod.com/china/hildur-hermanson-rn-miss-clean/?fbclid=IwAR3XKMR0k63VUCeR-fR

MKeYW4nAAWYZG9KO24hileRWEKyEM6ePWduaEtnc（2023 年 10 月 25 日檢索）。

〈嘉基歷史微風〉，嘉義基督教醫院，https://www.cych.org.tw/cych/50/main10-1.html（2021 年 10 月 5 日檢索）。

Frank Dennis, 〈Interview Transcript——Dr. Frank Dennis, the Founding Superintendent of Taitung Christian Hospital〉, Google Play, https://play.google.com/store/books/details?id=SW2uEAAAQBAJ&pli= (accessed June 15, 2023).

George F. Hall, "The Missionary Spirit in the Augustana Church (1984)," Augustana Historical Society Publications, https://digitalcommons.augustana.edu/ahsbooks/11 (accessed March 8, 2022).

Jean C. Whelan, "Where Did All the Nurses Go?" Penn Nursing,https://www.nursing.upenn.edu/nhhc/workforce-issues/where-did-all-the-nurses-go/ (accessed October 9, 2012).

Marjorie Bly, "Wanderings," http://davidbly.com/wp-content/uploads/wanderings1.pdf (accessed June 15, 2023).

Women, Missionary nurses, and Hospital Medicine: Chiayi Christian Hospital (1950s-1980s)

Wang Hsiu-yun *, Yao Wei-jen **

Abstract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the importance of missionary nurses in the history of hospital medicine in postwar Taiwan. Utilizing Chiayi Christian Hospital's archival material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Chiayi Christian Hospital and its missionary nurses in post-WWII Taiwan. In the context of post-war medical history, I argue that missionary hospitals were a part of the post-World War II development of hospital medicine, in which American trained missionary nurses were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infrastructure, as surgery was much emphasized. Being eager to make the hospital comparable to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 medical missionaries and hospital administrators worked to build a hospital that would meet the standards, including equipment, tools, drugs, and trained workers. At

* Department of Medic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Medicine,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Chia-Yi Christian Hospital

the time when there was a lack of trained nurses and those who were trained were not trained enough for the demands of the hospital work, missionary nurses' training (especially nursing training in the operating room), language skills (communication with American surgeons), and, as Americans, they were familiar with resources, including medical supplies dona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Cold War.

Keywords: Joyce Ditmanson, missionary nurses, missionary medicine, Chia-Yi Christian Hospital, post medicine in Taiwan